

談書青年

第一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圖侮禦匪勦遠綏

死守平地泉城防司令蘇開元



綏東前線民衆趕修防務工作



我軍克復百靈廟後，匪偽軍狼狽不堪，現擬進窺綏東之興和陶林等縣，下圖示興和縣城及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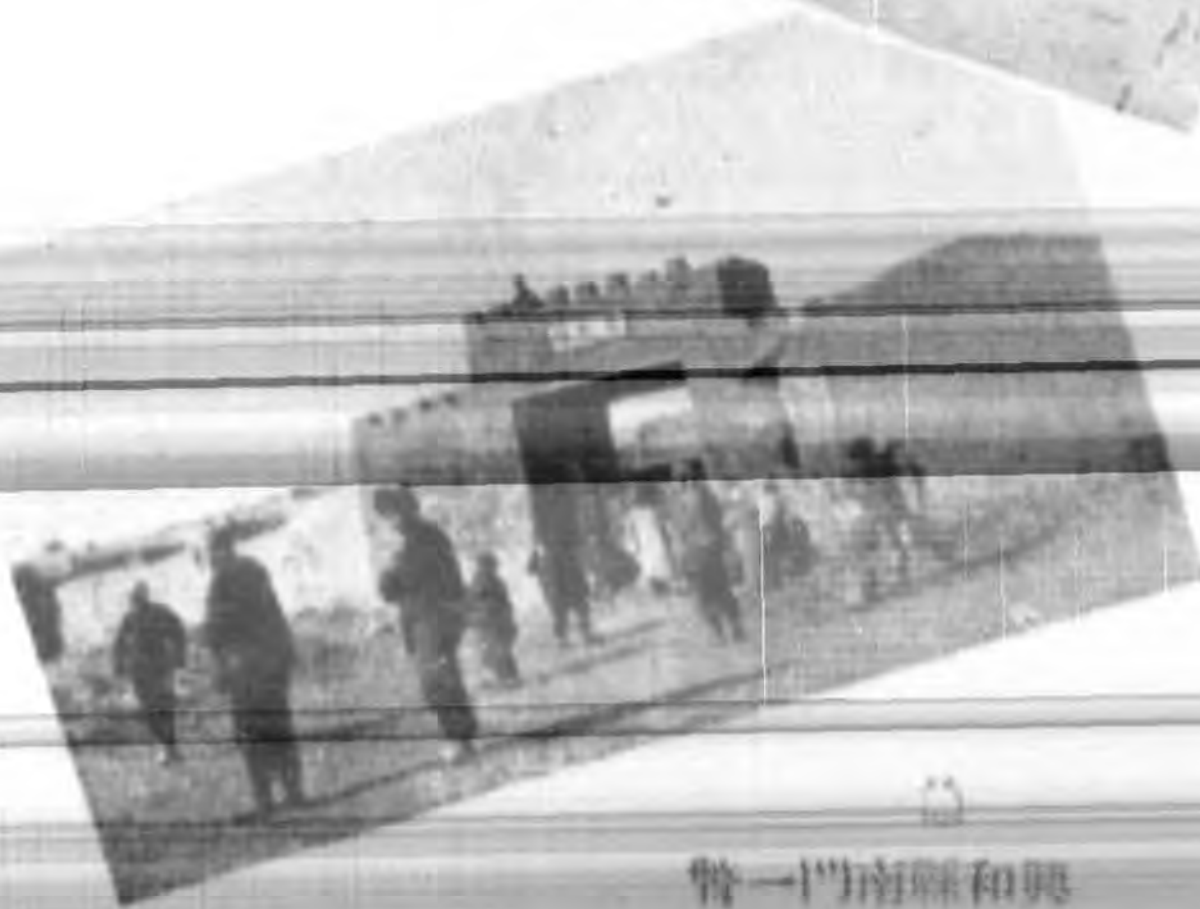


受傷的戰士們
(綏省後方醫院一角)

興和城內之市容



綏東抗戰之傅部旅長董其武



興和縣南門一瞥



讀書青年第一卷第十二期目次

封面：上海私立培成女校鑄製「國家干城」旗幟一面呈獻綏遠傅作義將軍
 畫報：綏遠勳匪禦侮圖（六幅） 文化動態（四幅）

特載
 中國不亡論……………潘公展（一）
 張學良的叛國……………胡適（五）

論壇：非常的事變 青年的覺悟與修養……………（八）

西班牙內亂的國際關係（國際問題講話）……………君羊（一〇）

怎樣寫詩（文藝講話）……………幼俠（一七）

熱的傳播……………趙新天（二六）

探險的故事……………賀玉波（三一）

寄給改業郵差的小學校長（青年生活通信）……………莊子華（三五）

我怎樣考取國貨女訪問員的（職業生活）……………胥松子（三五）

時事解說……………張迪虛（四〇）

青年
 給綏遠將士們的一封信……………持深（四六）

熱血湧湧在北國……………非我（四七）

地
 棲霞鄉村師範的素描……………禮中（四八）

人生的旅程……………趙德芳（四八）

當代名人小辭典……………暑梅（二六）

說
 偶然的配偶……………式南譯（五〇）

一個弱女子……………曼青（五四）

編輯後記……………編者（六〇）

本刊第一卷總目索引

| 價 定 | | 預 定 | |
|---------------|----------|-----|-------------------|
| 每月一日 十六日發行 | 本期定價國幣八分 | 冊數 | 日 國 本 內 香 港 門 國 外 |
| 全年 | 一元六角 | 廿四年 | 二元六角 |
| 半年 | 九角 | 十二年 | 一元四角 |
| 郵票代洋 | 十足通用 | | 一元八角 |

讀書青年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編輯者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五二七號 讀書青年社 電話 九二五一六號

印刷者 上海新開大通路斯文里 良華印刷所 電話 三六七七九號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五二七號 讀書青年社 電話 九二五一六號

總代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上海雜誌公司 電話 九五一一四一號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 目 價 告 廣 | | | |
|---------|---------|---------|---------|
| 普 通 | 正 文 前 後 | 封 面 裏 面 | 底 封 外 面 |
| 十六元 | 二十元 | 三十元 | 四十元 |
| 八元 | 十二元 | 十六元 | 二十元 |
| 四元 | 八元 | 無 | 無 |
| | | | 四分之一 |

慶祝蔣委員長離陝言旋

本期爲了種種原因，脫期了幾天；編者於昨晚七時許趕到印刷所催印時，馬路上突然響起「乒乓」的砲竹聲來接着，各報的號外都出版了。

「蔣委員長出來了！」

這巨大的消息立刻激動了每一個人的心弦，頃刻之間，全上海，全中國充滿了熱烈的狂歡，「青天白日滿地紅」飄展在四週，歡呼之聲充滿了整個的空間，這是多麼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呼聲啊！

這次，蔣委員長出險之迅速，正如中央通訊社所說的有四項原因：（一）蔣偉大人格之威召；（二）全國民意齊一之力量；（三）中央斷然處置之迅赴事機；（四）武裝同志赤誠忠勇表示之堅決，真的，在中國歷史中，全國的一致，目標的統一，步代的整齊，沒有比這一次表示得更堅固了，可見中國的民衆已和整個的民族及偉大的民族領袖結成一個統一的有機體，這是國家團結的表現，民族復興的象徵！

特 載

中國不亡論

潘公展

在五年以來國難嚴重之中，有不少憂時之士，痛心疾首於國土日蹙強暴橫行的事實，遂由悲觀而絕望，由絕望而消沈，由消沈而自視爲等於亡國之民！一年以前，竟有人著爲「中國必亡論」的小冊子，在市場公然出售，這種論調當然合乎自視爲亡國之民者的口味，於是不脛而走，爭相傳誦。到了目前，全國和平統一方告實現，抗敵勦匪確有勝利的時候，忽然有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全國唯一領袖的不幸的事實，於是中國恐終必趨於滅亡的心理，更在一部份國人中滋長起來，以爲無可救藥了。

實則中國本可以不亡，但使「中國必亡論」的妖言邪說，一旦散布而成爲公共的信仰，則中國真必亡矣，何以故？總理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中國人既人人喪失其自信力，自甘暴棄，心目中都自認爲劣等民族，應在天然淘汰之列，則中國又何從而^不亡？是以欲使中國不亡，應先撲滅中國必亡的邪說，人人樹起中國不亡的自信力來，這是當今建立「心理國防」的一件大事。

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興邦。」我們在這幾年國難之中，從不見中國必亡的徵象，反而發覺建國復興

之機已因國難而觸動，再就這次張學良叛變發生後一句以來的全國情勢來觀察，更發見我國實已具備組織近代國家之必要條件。可見古人的名言至理，絕不欺人。此非空言，有事實爲證。

第一，中國民衆信仰政府擁護領袖的心理，因爲國難當前，才一天天地堅強起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國家從顛危衰弱轉到自強復興，一定需要一個很大的團結，這很大的團結又一定需要偉大的領袖；在偉大領袖之下全國團結一致所發生的力量，才是禦侮救亡建國復興的力量。中國民衆在「九一八」後最近五年國難之中澈底覺悟，已經把一種不信仰領袖不崇拜領袖的壞習慣革除了，一變而爲信仰領袖服從領袖。此時如再有人發表對於領袖懷疑或批評的言論，凡是有民族意識的青年，絕不上當再來相信了。即如這一次張學良挾兵叛變，無論其所持何種理由，而即此規持全國領袖蔣委員長一點，已鑄成大錯，完全失敗，全國上下，男女老少，無分區域，無分職業，沒有一個不痛恨叛將之喪心病狂，也沒有一個不祈求領袖之安全歸來。因爲大家感覺到德意志意大利蘇俄土耳其等新興國家或復興國家，都是在一個領袖指導之下

努力成功，而我們五年間艱苦奮鬥的收穫也是完全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而得來，這是顯明的事實。我們在國難中受到事實的教訓，深知分離散漫爲亡國之路，團結一致乃復興之道，於是一切立異的高論，分歧的行動，不論其如何天花亂墜，炫耀標榜，皆爲全國人心所排斥，決不許其存在於國內的。這一點偉大的成就，可算完全由於敵國外患而來的。現在，如果是服從指揮奮發有爲的中國人，就必定有中國絕不會滅亡的自信力，而經過此次西安不幸事變的測驗，全國一致的痛責張學良，更可以堅定我們「中國不亡」的信念！

第二，中國在近十年尤其在國難的五年之中，國家建設有了極大的進步。我作此言，一定有人懷疑着，以爲領土被佔，主權被侵，外侮壓迫到如此嚴重的地步，非常事變又隨時可以發生，人民的生命財產常可受着意想不到的摧殘，在此情形之下，國家還有甚麼進步可言？但是我仍然要說：中國在這十年中的進步，是千真萬確，有事實可證的。惟其因爲中國建設進步，所以才必然地遭受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在侵略者的心中，只希望中國落伍退化永不進步，以便好做他們的次殖民地。故領土被佔，主權被侵，外侮壓迫的嚴重，非常事變的爆發，都是隨着中國求進步的努力而來的必然的反應。可是這種反應只能說新中國或青年中國的「難產」，而終於不能阻止牠的產生。我們試一檢查這十年來中國

的進步略如下述：民國成立雖過了二十五年，但不能算真有二十五年。民四有袁世凱稱帝，接着有張勳復辟和北洋軍閥的混戰搗亂。自然十五年中國國民黨誓師北伐以後，到二十年「九一八」以前，在軍政時期，必然地須從事於安定內部的工作，剷除反動的軍閥勢力，不能做真正的建設的工作。「九一八」後外患嚴重，赤匪騷擾，天災人禍，交相煎迫，而國民政府支撐危局，真是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一樣。這時，對外要抵禦侵略，對內要肅清赤匪，本來是無法做和平的建設工作，然而在忍辱負重之下，如公路鐵路的興築，水利農村的整理，金融政策的施行，輕重工業的發展，在五年中居然能有相當的成績。此外，如陸軍的整頓，空軍的充實，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更能着着進行，使國防有着小小的基礎。尤其是貨幣制度，這是障礙重重，最不容易改革的，在廿四年終却毅然實行貨幣政策，統一發行，集中準備，穩定外匯，使一年以來，入超數字逐漸減少，物價漸漸上升，工商界乃有勃興之象。這就是法幣政策所收的效果。從前袁世凱時代停兌中交二行紙幣，曾經發生極大的騷擾，現在統制法幣，却收到這樣偉大的成功。諸爲此類，在空前國難的緊張時期中，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之下，經過艱難與困苦，所做成多方面進步的工作，都有事實可以證明，只要我們在報紙雜誌上去注意搜尋比較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在真正統一之下，停止破壞，重新建設，還要應付風雲莫測

的國際環境，絕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但居然能一件件做成功，還有着進步，所以我們保證中華民族是有偉大希望的民族。最近日本川越大使對日本新聞記者說，日本的「中國通」決不當再把三四十年以前的目光看中國，要認識「青年中國」的前途，改變對華的觀念。日本國內文化界也很有趣，有人主張要根本改善對華政策，這是確實足以反映中國的進步的。美國紐約泰晤士報記者楊克氏也稱許中國近幾年來的進步為不可思議的「飛躍」，其奇蹟不下於日本明治維新。這種非常的進步，全靠兩大力量：第一是組織，中國國民黨是有目的有主義的政黨，負着責任，向着一定的目標努力邁進；第二是領袖，堅苦卓絕，任勞任怨，拿偉大的人格來感化我們，指示出光明大道。所以儘管外有國難的打擊，內有叛亂的阻礙，我們還是不斷的進步。

第三，在時間與空間上，中國與其他各國比較，與邦建國雖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但絕無可以滅亡的理由。世界上無論要辦成功一件甚麼事，不能超脫於兩個要素，一是空間，屬於橫的方面；一是時間，屬於縱的方面。有人欽佩墨索里尼能把意大利興強起來，使大英帝國也會覺得地中海的霸權動搖，不得不俯首來和她訂立地中海君子協定。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經十五年的努力，墨氏即能有此成績，我們建國二十五年所得如此，不是很覺得慚愧嗎？但是我們不能單看時間，還要顧到空間。意大利大概只有我

們四川省那樣大，中國差不多有歐羅巴洲那樣大；歐洲分了許多國家，有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但是我們老祖宗傳下了統一的文字，只有蒙古西藏的不同，——滿洲文字已經消失了。墨索里尼領導法西斯蒂與強意大利，固然值得敬佩，但是我們老實說，中國領袖或者比人家的還偉大。我們深信墨氏能興強意大利，而不一定能興強中國。因為中國有中國的環境，空間既大，時間當然也須加多。何況國民黨真正領導中國，也不過北伐以後的十年，十年之中的大半時間，內部既不統一，又不一致，信仰領袖擁護政府，在正做建設工作的時候，還受着外患的威脅，這樣國家的復興，正不知比意大利要困難到多少倍。而我們的政府埋頭苦幹得此成績，試想我們的領袖偉大不偉大？戰後的德意志，被希特勒所領導的國社黨，在短期中恢復國際地位，希特勒真是蓋世英雄，大家也當然欽佩。但是德國的復興與中國比較，難易的程度，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計。德國的科學發達與一般民衆的智識程度，真是中國所望塵莫及。中國自一八四二年起，遭遇外患近百年，受人家的欺凌壓迫，幾已變成了習慣，德國從一九一八年才開始嘗受凡爾塞和約的束縛。所以，我們要建立國家，那裏能拿德國的時間來比較。日本是一個小小的島國，所受外患又沒有像現在中國重大，然明治維新，由衰弱而轉到強盛，前後達四五十年。所以，在中國這樣環境，如果用一百年的功夫，復興起來，在整個的歷史上也不足為奇。

因爲一百年看去好似長久了，在歷史上不過是短短的一瞬，古人說得好，「百年大計，「百年樹人」可見近視眼的人不足以圖國家大事的。我們只要自己有信仰，勇敢努力，承先啓後，繼續不懈，終有達到建國復興的一天。現在綏遠前方勦匪禦侮的勝利，不過是民族復興的起點罷了，我們國家光榮的前途真是無窮無盡，我們全國的領袖目前縱一時因叛將的犯上作亂而失其自由，但我們深信革命的領袖必終於成功，反革命的叛徒必終於失敗，陳炯明之叛變總理即爲殷鑒。故中國在偉大領袖領導之下，一定能夠復興，而且在復興的過程中，一定能挽回已失的威權，收復已失的土地。

我在上面指出中國絕不會滅亡的理由，並舉種種事實以證



明；如果讀我文章的人都引爲樂觀，而歌舞昇平優游自在起來，這與看見「中國必亡論」而悲觀消沈以促其亡之人，正是陷於同一錯誤。我們對國家前途，儘管懷抱樂觀，對中國不亡，儘管確立自信，但在樂觀與自信的同時，必須興奮緊張戒愼恐懼地去幹建國復興的工作，這一點確是異常重要。蔣委員長在「五十生日之感言」一文內說：『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亦無徒勞而不穫之耕耘，唯貫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無不可以突破之理。』又說：『以我民族歷史文化之久遠，我不自亡，人孰得而亡我？誠使我同胞人人有恥不若人之覺悟，而朝夕惕勵於雪恥圖強之一念，鑠而不舍，金石在可鑠。』願吾同胞三復斯言而力行之，則中國豈僅不亡，興強之基，於茲奠焉。



張學良的叛國

胡適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十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了；對強鄰的態度更嚴正了。十一月九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oy Howard）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贊歎。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着這樣的樂觀回來，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着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

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為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渾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着愛國熱誠的，只因為情緒太興奮，忍耐心太薄弱，不明瞭事實，總感覺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的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隣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隣早已認清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爲，都是

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次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畫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個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爲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戡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變的確報之夜（十二夜），立刻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免職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爲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

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十二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十六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爲很正當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的進兵，在戡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不是不顧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澈底明白，凡奸人劫質綁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堅持不受要挾不贖票的決心，方才可以使他們所挾持劫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是奸人所期望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着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些是平日愛護蔣生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一口同聲的關切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祇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繫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大一二年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裏，真是最難得的奇蹟。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

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 (Donald) 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示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爲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

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爲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割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爲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着蘇聯的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着一個有力的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羣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大公報星期論文）

二十五，十二，十八日下午。





論壇

非常的事變

——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前方剿匪節節勝利，百靈廟及大廟相繼克復，後方民衆踴躍將，團結一致，表示國家統一的熱烈氣象；我中華民族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已逐漸地向建設現代國家的道路邁進，民族復興，已經不是飄渺的幻景，而是現實的課題，我們的面前，已經展開偉大的民族曙光。不料，霹靂一聲，本月十二日突然發生了西安事件，張學良率部叛變，蔣委員長及其他高級將領被圍，這正是一件非常事變，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了。這次事件，非特震動了全國上下，而且在國際間，也發生了巨大的波浪，尤其是關係于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有加以密切注意與表示態度的必要。

失去東北的張學良，在政府曲予優容之下，付以剿匪重責，原冀其立功贖罪，不料其竟背叛黨國，却持統帥我民族一線生機，將為其斬絕，張學良此種不忠、不信、不義的舉動，實為我中華民族的

大敵！

張學良這次的異動，竟勾結赤匪，倡言容共，並欲推翻政府，其言論之荒謬，行動之乖張，實已超越常軌，不能以尋常的叛變論之了。

我們知道：赤匪在中國為害將近十年，流毒數省，凡赤匪所經之地，人民生產為之破壞，道德信義為之毀滅，赤地千里，災害交迭，凡我國人，已經深深地體驗到：要復興民族，必須剿滅赤匪，要抗敵禦侮，尤非根除抗敵禦侮的障礙物——赤匪——不可！因為國內不能統一，對外就沒有力量，絕對不能談抗敵禦侮，中央這幾年來，就是照着這個安內的目標做去，江西福建業已完全平靖，赤匪已經潰不成軍，勢成強弩之末，不久，安內工作即可大功告成，于是可以一致對外，共同致力於抗敵禦侮的救國工作。不料，正在功虧一簣的時候，發生了張學良的叛變，這是多麼使人痛心而憤慨的啊！尤其是蔣委員長，以其堅苦卓絕，任勞任怨的精神，在風濤駭浪中，支持危局，中華民族好像是飄浮在大風狂雨中的一隻船，而蔣委員長正是一個舵手，一個指南針，現在這個舵手突然不能行

使職權，這隻孤舟的飄搖艱危，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事變既然發生，我們如果一味惶張，那麼非特于事無補，而且要增加中央應付的困難，所以，我們現在第一是要鎮定，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與決議，同時，要造成全國一致的輿論，張學良如果還有一些民族觀念的話，應該立刻接受中央的決議及民衆的輿論；不然，我們爲了民族，國家的生存，全國同胞一定一致起來作除奸的工作，那時，張學良一定要受到全國民衆的最後裁判！

青年的覺悟與修養

青年是國家的中堅，民族的生命。他負有繼往開來的責任。在這國際風雲險惡而緊張到萬分的時候，今後我國的復興與滅亡，完全取決於現在的青年。然而，反觀國內青年界，則實在不能不有使人短氣的地方；誠如陳果夫先生說的：『國家到此地步，決非一朝一夕之所致，過去青年沒有堅確的信仰，沒有一定的志向，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公私不清，使國家陷於亂動妄動的狀態』。所以，現代青年，非有健全的修養，實不足肩負復興民族的責任；非有深刻的覺悟，決難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而主要關鍵，尤重在健全本身，埋頭苦幹，始克有效。茲將青年應有的覺悟與修養略述如下：

甲、青年應有的覺悟：

第一、認清民族環境 我國現處於內外夾攻的局面下，一方

面有匪僞的騷擾一方面又有帝國主義的壓迫；雖近今國內統一，已告完成，軍閥割據的情形，業被掃除；然外來帝國主義的進攻，同時也顯得更尖銳與嚴重，所以我們現在只有犧牲個人的自由，以換取民族的自由；大家須有澈底的認識：現在是民族利益超過一切利益的時候。

第二、確立中心信仰 信仰是一種歸宿，是一種力量。當茲外侮日亟，國難日深，我們當統一意志，團結精神，確信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在革命領袖領導之下，邁步前進，突破國難。

第三、整飾個人生活 非常時期下的生活，應該是極端的嚴肅和整飾，「爲事不向空談」，先從本人做起，把「自我」生活，處置得很有秩序，刻苦耐勞，一掃過去放蕩隨便的習慣。

乙、青年應有的修養

第一、鍛鍊體魄 身體是事業的基礎，俗語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倘並此青山而消失，那就什麼都談不上了！西諺云：『健全的精神，寄托在健全的身體』。可知鍛鍊體魄，是我們青年最緊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充實自己 學問即權威，我們有學問，就是握得了權威；社會終是不會辜負有學問，或有能力的人的。我們不必放空言，談高論，國家民族現處於驚風駭濤的裏面，到處有犧牲的機會，到處有救國的機會，而目前至要的，還是充實自己，無論在學問道德上，都能超越過敵人，敵人無有不敬畏的道理。



西班牙內亂的國際關係

橫田喜三郎著
君羊譯

西班牙的內亂，竟意外地在歐洲捲起巨大的波浪來了。即使說全歐均爲這波浪所包圍，亦不爲過言。我們所當注意者，歐洲各國是否因此發生破裂？蓋以此種內亂爲契機，歐洲諸國的對立，已達於極度的尖銳化；歐洲政局已完全陷入於混亂狀態，大有無論何時均可以發火之勢，其危險莫可言狀。

然而歐洲的危險，決不是單起因於西班牙的內亂，倘單起因於西班牙，則問題就比較簡單；大概上述危險狀態，也不是過慮。祇要西班牙的內亂一旦收束，則對立、混亂、與其危險狀態，都各自消解無疑。殊不知實際上，其內部更隱伏着重大的要素，更潛隱着深刻的的原因。即左翼諸國蘇維埃·俄羅斯及人民戰線·法蘭西，對於右翼諸國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意志的對立，尤其是意德兩國之挑撥的態度與其侵略的政策。西班牙的內亂，所以意外地捲起巨大的波浪者，實亦不外因有此重大的要素和有此深刻的原因。自來歐洲的政局本已因有前面的關係，陷入於對立與混亂的狀態，所以迄至內亂一起，便被特別快車，送達隨時可以發火

的危險狀態中。祇因如此，西班牙內亂的波浪，便由單純的內亂，一變而爲有重大的意義，有深刻的結果。縱令內亂本身比較早日收束；但惟有波浪則將永遠遺留，無論至於何時，恐終難消滅。即不然，至少也要和尖銳化的對立與混亂的危險狀態，同時存續無疑。

據此以觀，西班牙內亂的波浪，就要意外地更趨于重大化，與深刻化了。其構造亦漸趨複雜，不單是起因於內亂本身，而有全歐的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交織其間。由此等角度，考察此種波浪，分析其構造，測定其影響，此即本稿之問題也。

二

先就西班牙的內亂直接所捲起的波浪而觀：此即不外於圍繞內亂的歐洲諸國之于涉與不干涉的反撥。

西班牙內亂一起，意大利與德國，對於叛軍，立送聲援，曾直接間接與以援助。或者甚至如傳聞所云：在內亂未起以前，爲煽起內亂之故，此等諸國與叛軍之間有某種了解，有予支持的約束。總之，至少於內亂發生以後，前述二國必在暗中援助叛軍，這是公開的祕密了，不但傳說：由此等二國屢屢供給兵器、彈藥，尤其是飛機於

叛軍；而當法國或英國提起不干涉協定之際，彼二國就不容易表示承諾，即好容易得其承諾之後，而又因確定細目上的細事，彼二國對於不干涉委員會之設置或活動，終取反對的，妨害的態度。此等情形，不外於表面上否認對於叛軍的援助，而却於不言不語中，曝露其真面目。

意大利和德國所以必如此援助叛軍者，不消說，因為叛軍利與他們有同樣的政治的觀念形態 (Ideologie)，而欲樹立同樣的政治制度之故。意大利與德國有右翼獨裁的觀念形態，現在正在樹立此種政治制度，這是無待我在此說明，諒讀者早已明晰。他方，西班牙的叛軍，是由法西斯蒂軍人組成，其觀念形態是右翼獨裁，其所欲樹立的政治制度，亦是由于軍人的右翼獨裁。於是，當然意大利及德國就與叛軍發生同感，表示同情，直接間接與以援助。源來他們的內容，是欲叛軍得到勝利，樹立右翼獨裁，那時與其提攜，可以強固自國之國際的地位，故下此決心。此外更含有一種野心，無非欲使法國挾於中間而成孤立，總之既有此等二重動機，所以意大利與德國，便毅然決然暗中援助叛軍，雖違反國際公法，構成不法行為，亦在所不惜。

反之，蘇聯與法國，則表同情於西班牙政府，亦似有若干援助。蘇聯的態度，尤較鮮明。前已送其人民之義捐金於西班牙政府；最近又盛傳蘇聯因意大利與德國依然源源接濟叛軍，不稍停止之

故，亦有實行供給兵器或軍需品之企圖。至於法國方面，以現在的政府而論，固然對於西班牙政府有深切的同情。但國內右翼勢力甚盛，若實行援助西班牙政府，必遭反對，此可慮者一；況由自國援助政府，必更激成反對諸國援助叛軍，此又可慮者二；有此二大原因，所以法國政府，祇好取傍觀態度，所謂「愛莫能助」是已。最近，傳聞法國人民對於西班牙政府贈送義捐金，亦被禁止；不但如此，聲明無論對於政府或叛軍，均取不援助主義，提倡不干涉協定者，且為法國本身。由此各點看來，是則法國對於西班牙政府，實際上殆未有何援助，祇不過隱隱表示同情，這是吾人所可想像而知。雖然法國政府對於西班牙政府，確抱有強烈的同情，這是無容疑義的。

如是，蘇聯與法國對於西班牙政府而有同情，前者并實行若干援助，不消說，這不過是因西班牙政府與他們有同樣的觀念形態，為欲維持同樣的政治制度之故。蘇聯有最左翼的觀念形態，現已確立着左翼獨裁的政治制度，於茲恐無陳述的必要。法國現在已成立人民戰線的左翼內閣，雖不是左翼獨裁，都在左翼觀念形態之下施行其政治。他方，西班牙政府是本年二月總選舉博得大勝的人民戰線的政府，也是在左翼觀念形態之下施行其政治的。於是蘇聯與法國便對其表示同情，蘇聯且必予以若干援助。究其心奧，亦無非欲西班牙政府得到勝利，確立左翼政治，那時與其提

攜，可以強固自國之國際的地位，故有此行動。

要之，西班牙內亂一起，恰如「響之應音」，意大利與德國便援助叛軍，蘇聯與法國便同情於政府。歐洲四大強國，明顯地分為兩羣，以至互取反撥的政策。這是西班牙內亂所捲起的波浪的第一步，謂為最初的波紋，亦無不可。

由于最初的波紋，未幾，即生第二的波紋，於是伴隨着這種波瀾，漸呈渦漩之相。對於西班牙內亂的不干涉協定問題，便是這個渦漩之相；捲入這協定的波瀾遂至使單純的波紋，發展到本來的波浪了。

所謂不干涉協定之一問題，是為對於叛軍或政府的援助之交錯此刺戟而起。意大利與德國援助叛軍，蘇聯與法國支持政府，雙方的行動，十分交錯，其相互之間，必然地釀成反感和反目，甚至立刻有惹起衝突的危險。於是為避免此種危險起見，互相提議締結協定。對於叛軍或政府，均取不援助主義，這便是不干涉協定。打清對於叛軍或政府的援助，這不外於不干涉內亂而已。

不干涉協定之提議，是在八月上旬，由法國提出，照會英國、意大利、德國、蘇聯及其他歐洲許多小國。法國所以有此提議者，如上面此述，政府方面雖同情於西班牙政府，惟恐遭國內右翼勢力之反對，與恐刺激反對諸國益加援助叛軍，所以不能出面積極援助。不如借前述協定來禁止反對諸國援助叛軍，不即番為由自國援

助政府之為得策。此外法國為取協定的態度與和平的政策，極力避免波瀾與衝突之興起起見，祇有由自國提議不干涉協定，再予以竭力維持。捨此以外，別無良策。

對此提議，真心表示贊成，與法國協力而最努力於其實現者，為英國。蓋英國對於西班牙的內亂，自始即取中立態度。無論對於政府或叛軍，既無特別好意，自無援助行為。因為此國對於大陸問題，不若大陸諸國有密切的利害。其政治的觀念形態，是以穩健為主，現在保守黨組織政府，原非左翼的政府，非自由主義的政府，也不是非常右翼的，反動的；強言之，似有幾分接近右翼中間的政府。所以無對於左翼人民戰線的政府，或對於右翼軍人法西斯蒂的叛軍，彼均不表示特別的好意，惟取中立之態度。另一方面，其所取外交政策，一般是以和平與協調為出發，而以竭力避免波瀾與衝突為歸宿，此與法國相同之處，而甯較法國更為堅定。此國對於法國所提的不干涉協定所以真心表示贊成者，亦決非不可思議之事。嗣後為實現協定之故，彼亦常負其指導的任務。

對於不干涉協定，最不甘心表示承諾者，惟意大利與德國，上面也曾講過，因為此等二國是暗中援助叛軍，正在干涉內亂的國家之故。但雖如此，縱不甘心而終不得不承諾者，良以二國之援助叛軍，確是明明構成違反國際公法之不法行為，所以對於禁止不法行為之不干涉協定，實無辭可以反對。夫援助一語，亦有差別。對

於政府的援助，是無反於國家的意思，於正當的意義上，是不構成國際法上的干涉。學者名此為協力，與干涉大相逕庭。在國際法上，並非不法，國際法上所認為不法者，乃對於叛軍的援助；此種援助，確違反由政府所代表之國家的意思，於正當的意義上，是構成國際法上的干涉，正所謂不法是也。由此而觀，俄國與法國援助西班牙政府，並非不法；惟有意大利與德國援助叛軍，才為不法。因此，對於取消相互援助之干涉協定，在意大利與法國，是無論如何均不能發見其反對的口實。斯所以縱不甘心而終歸於不得不承諾了。

然而問題非即從此收束，問題甯胚胎於此，從此問題便益發展。為什麼呢？此等二國之贊成，非出於本心，僅不過是不甘心的承諾。未必能以誠意實行，定必惹起惡劣的紛議。迄至最近，此種紛議益加表面化。十月下旬，在干涉委員會內所起的大波瀾，無非是此種惡海的表現。

先是，盛傳意大利及德國將與葡萄牙合作，援助叛軍，置不干涉協定於不顧；西班牙政府和俄國極力主張，倘防止此等援助無效，則蘇聯惟有脫退不干涉協定。在此種緊張的空氣之下，十月二十三日，不干涉委員會便在倫敦召集開會。果然意大利德國葡萄牙三國與蘇聯之間，展開自然的論戰，專就違反不干涉協定的事實，互相非難攻擊，委員會陷於非常的糾紛。蘇聯等為欲防止該三

國的援軍在葡萄牙通過，乃向會中提出要求，極端主張以英法的海軍，封鎖全葡萄牙海岸。當夜，蘇聯且將其日間對於委員會所提的通牒，在莫斯科發表。此舉，於事實上，實無異脫離不干涉協定，而宣告自由行動了。其宣言中有云：『自不干涉協定成立以來，締約國政府蹂躪組織上的協定，供給兵器於叛軍，甚至葡萄牙領土變為對於叛軍供給兵器的根據地……如今不干涉協定為一片的反古，事實上已無形式存在。打開現狀的方法，惟有回復輸入兵器與西班牙政府的權利和機會……對於合法的西班牙政府使其明明失去妥當的形勢，這是蘇聯政府自來所不欲分擔此種責任的。自從十月七日發表宣言之日起，對於其他締約國，蘇聯已無為不干涉協定所拘束的義務。特此不得已宣言。』以後，十月二十八日，委員會開會時，依然發生白熱的論戰。結局，英國和法國都不欲取極端的措置而封鎖葡萄牙海岸；蘇聯祇是保留事實上行動的自由。

在委員會互相非難攻擊，違反不干涉協定，至何程度，不得而知；然而重要之點，不在於此。最重要者，破壞不干涉協定，而互相以白熱的非難攻擊相交，使委員會陷於非常的糾紛是已。為什麼呢？此等諸國間已因此釀成強烈的反感與反目；諸國的關係，遂至糾紛而不可收拾之故。此種非難攻擊，不但表演於委員會中；不久諸國的輿論上，亦同樣互相攻擊，甚至更加激烈，這是必有之事，不難

想像。由此反感與反目益加熱烈，國際關係將趨糾紛，此亦吾人可想像而知。實際果不出吾人所料，現在上述諸國之間，互以他人違反干涉協定相非難攻擊，至為激烈。從此生成反感與反目，國際關係遂益趨糾紛。

以上即西班牙內亂之第二波浪。由第一段單純的波紋發展，漸呈本來的渦旋之相。由各個援助叛軍或政府發展，在援助國間，釀成互相強烈的反感與反目，其國際關係遂顯趨於糾紛。為企圖避免反感與反目而設的不干涉協定，今竟為此種反感與反目甚至於糾紛破壞無遺；其糾紛日益激化，這是何種命運！何等悲劇！總之，如此，西班牙的內亂，畢竟捲起波浪於全歐了。

四

真是不幸已極！此種波浪，不但基於西班牙的內亂。上面講過，其內部更伏藏着重大的要素，更潛藏着深刻的原因。此即左翼諸國蘇維埃·俄羅斯及人民戰線·法蘭西，對於右翼諸國法西斯（Fascist）意大利及納粹（Nazis）德意志的對立，尤其是意德兩國之挑撥的態度與其侵略的政策，因有此種重大的要素和深刻的原因，所以西班牙的內亂便能如前述捲起巨大的波浪。同時，這裏有須特別注意者，就是西班牙的內亂，不久，又變前面此說的對立，為益加尖銳化的契機，波浪更生波浪，發展愈廣愈深。總之，於西

班牙內亂所捲起的巨大波浪中，有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尤其有前者挑撥的態度與侵略的政策，無論何人，諒皆明瞭。既如前面說明過，右翼諸國（Fascisto）意大利與（Nazis）德意志所以援助叛軍者，因叛軍由法西斯軍人組成，為欲樹立右翼獨裁政治之故。他方，左翼諸國蘇維埃·俄羅斯與人民戰線法蘭西所以支持西班牙政府者，因西班牙政府是人民戰線的政府，為欲維持左翼政治之故。故可知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就在於援助叛軍或政府的根底上明甚。若無此種對立，或者不至有援助。也未可知。至少是一種顯著的微溫無疑。因此種對立，強行援助，更惹起巨大波浪，再無容疑議。

然則何以說，不但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尤其是意德挑撥的態度與侵略的政策，是重大要素呢？先一般說明右翼諸國所取的态度與政策吧：若就法西斯意大利來看，如其最近之攻擊阿比西尼亞，除最露骨的侵略戰爭以外，別無意義。再就國社黨的德國來看，如其退出軍縮會議及國際聯盟；斷行再軍備，來茵武裝及毀棄洛加諾不侵犯條約等；無一不是挑撥或威脅的行爲，無一不破壞歐洲的和平與秩序。假設此等舉動，是為世界大戰後，協約國科對德國過重，今為除却束縛起見，猶可值得少許同情，寬恕一二；至說國社黨懷抱攫取領土，要求建設大德意志帝國，則徐簡單純粹的侵略政策以外，亦則無意義。然而此等右翼諸國之一般挑

播的，侵略的態度與政策，和西班牙的內亂反映，亦很顯著，而為巨大波浪之最重要原因。如前面所述，右翼諸國，自內亂之初，即積極援助叛軍。左翼諸國雖亦有幾分援助政府；但全為右翼諸國之援助所刺戟，不過為受動的。尤有最重要者，前面亦曾講過，對於叛軍的援助與對於政府的援助不同。援助叛軍，構成干涉內政，所謂違反國際的不法行為是已。雖說同一援助，左翼諸國的援助，因是對於政府的。故為合法的協力，反之右翼諸國的援助，因是對於叛軍的，故為不法的干涉。更不獨如此，右翼諸國且敢冒不法的干涉，而正在取積極的行動。因此，歐洲的和平與秩序，遂至被其威脅。由此看來，右翼諸國之挑撥的態度與侵略的政策，斷乎是重大的要素，是根本的原因，其理由諒可不再待煩言而了解的。

推而言之，西班牙的內亂，其本身反使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變為更加尖銳化的契機。此事尤不可不注意，最重要之事，確無再重於此。為什麼呢？因為此實西班牙內亂之最重大的影響，即最巨大的波浪之故。一般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以此內亂為契機，而更加尖銳化，此屢屢陳述至今，諒讀者業已明瞭。尚不外破壞不干涉協定，而釀成的反感與反目及起因於此的國際關係的糾紛，遂益使前面的對立更尖銳化而已。

我在此欲更有所指摘者，為以內亂為契機而具體的右翼諸國之接近，即 *Fascist*、意大利與 *Nazi*、德意志之提攜是也。此等

國家同有右翼獨裁之政治的觀念形態，所以自始就充分含有互相接近互相提攜之可能性；不過在西班牙內亂未發生以前，其接近實際上尚未實現；恐因機會未至，雖欲互相提攜，雖欲共同行動而無由吧？然而西班牙內亂，適當其時，正為兩國提攜機會。因兩國共與叛軍表同情，共出於援助的行動之故。縱設兩國各自取個別行動，不是取共同行動，但既以同一的目的，向着同一方向行動，勢必不期然而然的，變成這種形態，這是一定之理。現在兩國在不干涉委員會內面，互相呼應，意識上是一致的行動，其形跡歷然。

不但如此，兩國的接近提攜更一般的成為具體化了。意大利外相齊亞諾伯訪問柏林，協定兩國政策，即其一例。齊亞諾伯十月二十日至柏林，二十一、二十二兩日赴會德國外長賴特，二十四日晉謁總統希特勒。交換關於洛加諾機構，國際聯盟，多瑙河問題，西班牙內亂，阿比西尼亞問題，及對於共產主義的共同防衛等等諸重要問題；兩方意見大致相同，政策即於此時協定。就中關於西班牙內亂一節，據傳聞所知，兩方均確認叛軍已成功，承認之期將屆，大體意見一致以叛軍的政府為西班牙的正式政府。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德國表示意思，承認意大利合併阿比西尼亞。這樣一來，兩國的接近與提攜，不可不說業已有具體的進步。

然而此種接近與提攜，由全歐的國際政局上看，特別由其和平與秩序上看，當然是着最重要的問題。率直言之：此種接近

與提攜，對於全歐的和平與秩序，確已構成非常的威脅。如前面講的，這兩個右翼國家，都是取挑撥的態度，與侵略的政策，這所以在今日尚是全歐的和平與秩序的重大障礙和威脅。然而如今兩國已互相接近，其政策亦已見諸協定；況其政策，是依然承認過去挑撥的，侵略的政策，依然無改本來面目，則將來必見諸實行，且更要使其發達無疑。此非對於全歐的和平與秩序有重大的威脅而何？兩國單獨挑撥的態度，或侵略的政策之際，歐洲的政局，業已被其擾亂，被其威脅，至為顯明，何況在兩國提攜加倍其挑撥的態度與侵略的政策之下，今後更將如此混亂？言念及茲，不寒而慄！

西班牙內亂之國際的波浪，至此可謂已達極點。擴散全歐，不但右翼左翼的對立，互相交錯，而右翼諸國的提攜，且從此締結堅固了。此非投全歐於侵略與挑撥之戰慄下而何！加之，此種波浪，早已不單關係一個西班牙內亂，早已不在西班牙內亂之下生長；可以斷言，以後將遊離自在，獨成一物，而由此所誘起之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只有尖銳化，右翼諸國的接近與提攜，只是具體化。縱說內亂本身可以結束，也必有結束的一日；而此浪所誘起的問題，恐依然存在，永無消滅之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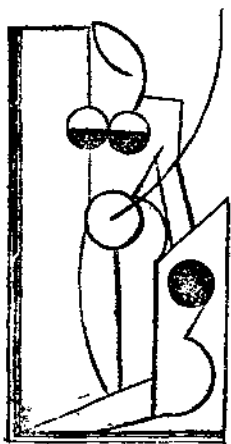
西班牙內亂之國際的波浪，雖已略略盡於上述，然此外非無餘波可見，德國與意大利所惹起的小協商的搖動，這就是此處所

說的餘波了。不過此種餘波，尚屬較小的波紋，於全歐政局，初無決定的影響，祇是由於上述所波浪造成罷了。

然則最後，此種重大的國際波浪，今後將消長至如何程度呢？抑未幾消滅無形，歐洲的和平與秩序，立即回復？抑更漸漸擴大惡化，遂終結於最惡的破壞的衝突？此皆非今日所可想像而知的；惟可得而言之：此種重大國際變旋之根底中的根本動力，如上面講過，是在右翼諸國與左翼諸國的對立，尤在前者之挑撥的態度與侵略的政策；同時，此處尚有現在的歐洲政局之混亂與戰慄的根原因，所以結局需看上面的對立能否消解，即右翼諸國能否拋棄其挑撥的、侵略的、態度與政策，一切都決定於是。若此事而能解決，則和平與秩序，便能各自回復；如若不能，則混亂與戰爭，依然如故，最後且不免有最惡的衝突呵！

那麼，其事果屬可能否問題？又再歸到此處了。那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這是盡人所知的；甚至幾乎人人皆有不可能之感，前途決不許樂觀。然若說此事愈不可能，則又不得不重申前言，混亂與戰爭是永續的，無論至於何時，都不會消滅的，歐洲遂不得不至有最惡之破壞的衝突。抑且不但歐洲，只怕全世界都要被這波浪所捲入了。這是文明的破壞，人類最大的悲劇呵！

西班牙內亂的的濺，渦向那一方震動呢？我們只怕要以深奧的興味，抑以興味以上的真摯的關心，看其動向吧！



怎樣寫詩

幼俠

——詩歌的內容和形式——

(上) 寫怎樣的詩

寫怎樣的詩呢？——我以為：這是當我們在討論「怎樣寫詩」時，首先就應該加以決定的第一件事體。

寫吟風弄月，或是什麼哥哥妹妹，你愛我，我愛你……式的詩嗎？

寫長嘯短嘆，全篇充滿着什麼「悲哀呀！」「苦痛呀！」「眼淚呀！」「自殺呀！」之類的詩嗎？

寫模模糊糊，朦朦朧朧，人家看了半天，也不曉得究處在說些什麼，或是簡直看也看不下去的詩嗎？

自然，一個人究竟要寫怎樣的詩，正如一個人喜歡吃什麼東西一樣，似乎是不必人人盡同，也要須人人盡同的；不過，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乃是下列兩點：

第一，文學（包括詩歌）究竟是社會和人生的反映，同時，任何一篇文藝作品，也一定或多或少會給社會以某種影響。儘管作

者自以為自己是在為藝術而藝術；但實際上，他的作品仍然會對社會發生一種或好或壞的作用和影響。

第二，人是社會的動物，他不能夠離開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而孤立地生活下去。這就是說，一個人的行動、思想和感情，一定要受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制約。文學家（包括詩人）也自然是人，也照樣逃不出一定的時代和社會的制約，這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體。

詩人已然不能離開社會而獨自生活，而他的作品，對於他所住的時代和社會又必然會發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則我們在「此時此地」對着打算學寫詩的人們，提出究竟「寫怎樣的詩」這一問題，也就成為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那末，究竟應該寫怎樣的詩呢？

我以為：這，首先就要問問我們目前所住的究竟是個怎樣的時代和社會。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我們乃是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我們

所住的社會，乃是一個整天整夜都在風雨飄搖當中的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住在這一時代的中國社會當中的人羣，可以說，簡直沒有一時半刻不在外來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和內在的軍閥、官僚、政客、的壓迫、剝削、殘害之下苟延殘喘。這是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呢，則廣大的中國被壓迫民衆，如今已經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再也不能夠像羔羊一般地，像蠢豬一般地讓人宰割，摧殘下去了。他們正在團結，磨鍊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跟敵人搏鬥。他們要打斷一切的鎖鍊和鐐銬！他們要在死路中找出一條活路！

總之，我們所處的，乃是一個狂風暴雨的時代，生與死相搏鬥的時代，光明與黑暗交替的時代。

在這裏，我們就不難明白：在這麼一個時代和社會裏，我們所需要的，決不是躲在象牙之塔裏面吟風弄月的醉生夢死的詩人，也不是傷春悲秋、患着沉重的神經衰弱症的詩人，更不是無病呻吟、莫明其妙、自稱爲什麼象徵派、意象派的詩人；而是一些具着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能夠深刻地把握客觀現實，而作爲時代的喇叭和軍號的詩人！

這也就是說：我們這時代的詩人們，都應該寫作那些富有時代精神，能夠推動社會的詩歌！

德國的詩人海涅曾經寫過如下的一首詩：

德意志的詩人喲！

歌頌德意志的自由吧！

你的歌，抓住了我們的心田，

好像「馬賽曲」一樣地

把我們移到實踐。

別要跟那祇是爲着綠蒂而狂熱的

維特一樣地呻吟了——

把鐘聲响亮地宣告的事情

快些送進民衆的耳朵裏去吧，

你得用匕首說話，你得用長劍說話！

拋去柔和的笛子！

拋去牧歌風味的氣分——

你該是祖國的喇叭，

加農砲，田雞砲，

吹吧，喊吧，轟吧，殺吧！

每天都吹吧，喊吧，轟吧，

直到最後的壓迫者不能立足——
你就專門歌頌這種傾向吧；
但你的詩風却應該盡量通俗！

俄國的詩人白德宜也寫過如下的一首詩：

我歌吟……難道說我在「歌吟？」
在戰場中嘶啞了我的聲音。
我的詩呢……也沒有什麼光芒，
不是在閃灼的演講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羣衆面前，
我高誦着我的粗俗的詩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務者：
我的粗俗的詩是我每日的功績；
祖國的民衆，勞動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對於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思想的表现，
你，我是看守你的門隅的警犬！

我們中國的一位詩人（姓名一時想不起來了）也曾作過
這麼一首詩：

我歌唱——
我是一口大鐘！
要用洪亮的聲響
去喚醒沉迷的大衆；
讓大家——
爲着自己，
爲着民族，
向前衝鋒！
我歌唱——
我是一支喇叭！
要用雄渾的音調，
去整飭戰士們的步伐；
讓大家——
更加一致，
更加堅決；
向前衝殺！

我歌唱——

我是一架留聲機！

我憤怒了，我歡樂了。

但這并不是我，

乃是大衆自己！

在我的詩中：

沒有個人的哀樂，

祇有集體的情緒！

我歌唱——

我是一架播音器！

我要把真實的話語，

送到全中國去！

送到全世界去！

讓大家曉得：

敵人是多麼殘毒！

我們是多麼受氣！

我歌唱——

我是一隻海燕！

要替被壓迫者

帶來暴風雨的信號。

我是一隻烏鴉！

要替吮血動物們

唱一支黑色的葬歌！

有志于詩歌寫作的朋友們，讓我們歌頌中國的自由吧，讓我們製作「馬賽曲」吧，讓我們表現大衆的希望和思想吧，讓我們吹起進軍的喇叭吧！

(中) 怎麼樣寫

現在，我們要談到怎麼那樣的問題了。

不過，嚴格地說來，詩歌實在也跟別的文學樣式一般，並沒有什麼一定的作法。一個寫詩的人，如果在腦子裏面死死地記住什麼創作法之類的東西，並且還死地死按着那些創作法去寫作，則他一定不會寫出什麼好詩來的。所以，在這裏，我只是想把詩歌的內容和形式略加以闡發，以供一般有志于詩歌寫作的朋友們做個參考。

如今，且讓我們先從內容談起吧。

我們不應該是個形式主義者。我們所需要的文學，應該是個

具有最充實的內容的文學。詩歌，自然也如此。我們理想中的詩歌應該是具有着怎樣的內容的詩歌呢？關於這一點，在上一段，我們已經略為談到了；我想，祇要瞭解我們現在應該寫怎樣的詩，同時也就一定會明白：我們的詩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內容。所以，此刻，我原不打算更具體地去把我們的詩歌的內容加以詳細的敘述或規定。我只是想把現階段的詩歌在內容方面所應具的特徵加以闡述。

(A) 現實性——我們的環境和生活已經不容許我們做夢。我們要面對活生生的客觀現實。我們的眼睛要透過一切虛飾去認識現實的本質。一切非現實的要素，神秘的要素——一切好像在夢般的曖昧和朦朧，都應該盡量從我們的詩歌中排除出去。現階段的詩歌絕對跟象徵主義無緣，因為象徵主義，結局不過是個悲壯的遊戲而已。在現階段的詩歌裏面所歌唱的，所敘述的，應該盡可能地是些現實的事物，理想和情緒。同時，歌唱而且描繪這些的形式，技巧，言語，文字等等，也應當盡量避免那非現實的要素。對於現階段的詩人，詩歌決不是將現實加以美化或是朦朧化的手段，反之，在他們的前面所展開的現實，乃是個全幅的，毫無掩飾的東西。其次，則在一個具有着正確的世界觀的詩作者的眼中，現實乃是個不絕地運動着和變化着的東西，他一定會在從過去到將來的變動的過程上面去加以認識。這種現實在詩作品上的再現，

就必然地會變成爲動的 (Dynamic)，同時，再現的手法也一定會盡量避免靜止的 (Static)，而採取動的。所以，現階段的詩歌，就連在抒情詩裏面，也多量地把它的重點擺在敘事詩的要素上頭。這也就是說，現階段的詩歌，在本質上，實在完全站在跟象徵主義——神秘主義相反的位置上面。

(B) 反個人主義性——現階段的詩歌之具有反個人主義的內容，也和具有現實性同樣，是一件必然而且必要的事情。在詩的歷史上，個人主義所築成的最後、最高的塔，乃是象徵主義。

可是，時至今日，個人主義終於在集團主義之前脆弱地失去了它的基礎。作爲必然的歸宿，象徵主義也踏進了滅亡的途徑。現階段詩歌的反個人主義性，大體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是從詩的主題方面來看，第二是從詩的手法方面來看。個人主義的詩人，盡量地在有個性的，特異的處所去選擇詩的主題；而集團主義的詩人，則盡量地在普遍的集團的處所去選擇。個人主義的詩人時常跟拜火教徒一般地，在祇是跟自我有關係的主題周圍兜圈子；而集團主義的詩人，則大半是本能的地在抓取那些跟集團全體有關聯的主題。就在看起來那主題跟集團的問題并無直接關係的場合，他的詩感也會凝視着在展開在主題裏面的集團性，而採那兩個主題。

主題之選擇方面的集團性，立刻就給詩的形式，和手法以

強大的影響。集團詩所具有的，同時也是應該具有的歌謠性——至少是適于口頭吟誦的一定的形式和手法，就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的詩歌（如所謂哲學詩，宗教詩，思想詩……等等）所具有的印刷性——即是不印刷在紙上，則無論如何也不會聽得懂，不容易理解的形式和手法，是跟集團詩毫無相同之點的。

(C) 單純性——第一，一切強力的東西，大抵都是單純的。事物的健全性也時常伴着單純性。必要以上之複雜或是可以單純化的複雜，都是跟現階段的詩歌無緣的東西。

第二，今日的詩歌，一定要使大眾能讀，能聽，而且能夠完全理解。單純性和明確性就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自然，我們也明白：在大眾當中，也有不少具有着很高的理解力的份子；但我們的文字表現之標準，卻非盡量放在文字教養比較低下的大眾層裏去不可。

在想要使得一首詩單純化的場合，詩人就不能不盡力把內容和形式加以推敲。而這種推敲却又時常可以把詩的表現（內容）提高。

象徵派的難解，未來派的複雜，達達主義的混亂……等等，都是應該從現階段的詩歌當中排除出去的。

以下，可以說是現階段的詩歌所必須具備的三種特徵：不用說，這三種特徵都互有密切的關聯，決不能機械的地使它們分離

開來。

現在，讓我們把談鋒轉到形式這一面吧。

所謂詩的形式，就是指那用形象來表現詩的內的手段——言語，韻律……等等而言。

正如大眾所曉得的一般，詩歌的每一字，每一句，其聲調的長短強弱，抑揚高下，都應該配合自然的節奏。因此，詩的語言，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跟日常用語是大不同的。自然所謂自然音節跟舊詩詞的格律韻脚等是完全不相同的。舊詩詞的格律是固定的，刻板的；而新詩的自然音節則是活動的，創造的。舊詩詞的格律是內容的枷鎖，足以妨礙詩情的流露而新詩的自然音節，則完全決定于內容，依內容而轉移的；它不但不會妨礙或限制內容，而且，反而可以完成內容。所以，每一首詩，跟着它的內容之不同，其音節和情調也就一定不能盡同，甚或完全相反。一首描寫山水人物的悠閒風雅的詩篇，從字句中開所表現出來的音節和情調，一定會跟描繪刀光血影的戰事場面的作品相同，這是當然的事情。

其次，如前所述，詩的語言乃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因此，字句的推敲，在詩歌的創作過程當中，也變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詩的用語之所以要特費推敲，大概總不外乎下列兩個原因：第一，因為每一首詩都一定有它的特定的音節和情調，所以在選字選句時，就不能不多多的吟味和思索第二，詩的用語，一定要比

其他文學樣式（如小說、戲曲等）的來得更加簡明有力。同一主題和題材，寫成一篇小說或戲劇可以長到幾千字或幾萬字，但若寫成一篇詩，便只能以幾句或幾十句話把內容充分的表現出來。因此，字句的推敲就不能不成為必要的工作了。

關於詩歌的形式問題，俄國的大詩人馬耶可夫斯基曾經在「我怎樣寫詩」一文當中發表過不少的意見，現在，且讓我摘錄幾段在下面吧：

『我應當明白地再提醒讀者，我不是要製定一些規律，一些使任何人都成為詩人，都能寫詩的規律的。詩人是一種能夠創立詩的規範的人……』

『生活創立了情境，而情境應表現，為着表現它，規律也一定被發見……舉個例說吧：革命使大眾粗獷的語言得到遍處流播的權利，可是以疲憊的表情，無力的萎靡的聲音，在時髦的食堂裏說着「理想」，「正義的要素」，「神聖的原理」，「基督與反基督的超越了新的對抗」等等的這一類的話語已日趨衰落了。新的激流帶走了舊日的言語。用這些作詩還行嗎？舊的規律同抑揚的詩體，以及它們的夢呀，玫瑰呀等字眼，在今日已不適用了。要怎樣引導現行的言辭入詩呢？要怎樣從現存的談話中蒸取出詩來呢？我們應當為着抑揚的詩句而唾棄革命嗎？一定不的。』

『古詩的技術的規範是無用的，它們不過搜集各種不同的

寫法，而這些早已成為陳舊的俗套了……說句實在話，我從來不會曉得古詩的抑揚與挫頓，我從來沒有法子分別它們，也不想去學會它。這並不是說這些玩意兒是難學的，而是我覺得在我的作品裏犯不着用這些東西……』

這些話，我以為：對於寫詩的人，是有充分的教訓的意義的。

（下） 應該注意的幾點

最後，我要把寫詩時應該注意的事情特別寫在下面，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詩最忌說理」這雖然是一句老話，但我們卻不能否認它是詩學上的一種真理。這就是說，詩也跟其他文學樣式一樣，應該通過感情去感染讀者，而不能硬把抽象的概念填進詩裏面去。因為一首詩，如果缺乏熱烈的情感尚難成為一首好詩，要是等而下之，連情感也沒有的話，則它將根本不成其為詩，這是無疑的。一般人之所以常常對於所謂「哲學詩」「宗教詩」發生反感，甚或根本懷疑它們是否可以叫做詩，就是因為那類詩作根本沒有，或少有詩之所以為詩的最重要的元素——情感——而徒然是些抽象概念之排列，堆積的緣故。不過，這樣說來，也許有人不免發生如下的疑問：那末，難道詩人除開感情之外，就不能在作品中表達他的思想了嗎？不，絕對不！原因很簡單，很容易說明——因為世界上決沒有無思想的詩人。詩人既然有思想，自然要不免而且

必然地會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這是不成問題的。成爲問題的，乃是詩人是用怎樣的手段把他的思想表現出來的？換句話說，就是他是形象地把它表現出來的呢，還是概念地把它表現出來的？如果，他是通過形象把思想表達出來的；則我們不但沒有表示反對的理由，而且還應該以肯定；反之，如果他並沒有把他的思想包含在具體的形象當中，祇是概念地加以敘述，則他的詩，已經不是文藝作品，而變成了一般的論說文章，早就沒有藝術價值了。在過去和現在的詩壇上面，很不缺乏令人讀過之後，絲毫不受感動，甚或發生反感的作品，這正是由于很有不少的詩人忽視了形象化，而陷入了概念化的泥沼之故。所以，當我們學習寫作時，對於這一點，非再三加以注意不可。

第二，詩歌除了忌說理之外，也忌冗長與拖沓。我們曉得：用最壓縮的形式表現最集中的，最性格的情感，乃是詩的最重要的特徵，最可貴的長處。所以，寫詩一定要做到：用最經濟的字句，表達最濃厚的，最熱烈的情感（包括思想）的境地，才可稱爲上乘。古人曾有幾句描摹理想中的美人的話語，說：「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紅，施粉則太白。」我覺得：借這話來形容理想中的詩，倒很適合。——的確，一首詩如果寫得冗長拖沓，不能恰到好處，則它不但令讀者感到討厭，而且它將減低了詩本身的價值。過去以及現在的許多新詩人的作品之所以時常令人讀起來覺

得索然無味，或是如聽村婦之饒舌，徒覺其過于囉嗦，就是因爲這種緣故；同時，時下新詩人的作品之所以不寫則已，一寫起來就動不動幾百行幾千行，除很少的佳作外，大抵也是因爲患了這種毛病之故。自然，我並不是在反對人家寫長詩，以爲詩一寫得長就要不得。完全相反，如果一首詩，寫得長，同時又能好，乃是最理想的事體，我不但不反對，而且正熱切地希望着這種的詩作能夠多多產生。我所以要加以反對，而且不能不提詩作者的注意的，乃是那種超乎必要以上的冗長和拖沓：這是不能不申明一聲的。

第三，不要把寫詩這事情看得過于容易。目前很有不少的人，把新詩的寫作看得過分容易。在他們想來，所謂新詩，寫起來是再便當不過，可以毫不費力的。可不是嗎？祇要把一句一句的白話，分行寫在白紙上面，或稍爲加上一點韻腳，就成功一首詩。天下還有比這件事情更來得容易的嗎！——這，自然是一種非常淺薄的，甚至於可以說是沒有常識的見解。但，新詩之所以不被人重視，我以爲：恐怕也是由于這種錯誤的見解。因此，我以爲一個學習寫作新詩的人，首先就要把這種不正確的觀念打破。當然，我們也不打算特別誇張，說新詩是那樣的難學，難寫；因爲這也同樣是不必要的。有害的。我們之所以不願意把寫詩看得過于容易，于無非是根據以下幾種理由：（A）寫詩這件事情，跟其他文學樣式（如戲曲，小說……等）的寫作比較起來，不但決不會來得容易，而且，只有

來得困難。因為詩歌除開文學一般的共通性之外，還有其不能抹殺的特殊性（如音韻，節奏……等等），而這特殊性，在寫作的過程上，是要向詩人要求特殊的修養的。（B）我們已然明白寫詩在實際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則我們在寫作時，自然也不能把它輕易化，而減低了我們應有的努力。（C）凡是認真寫詩，而且曾經在詩壇上有所建樹的人，大抵在寫詩時，都一定非常認真而刻苦，絕沒有如常人理想中的輕易，這是我們可以常常在古今中外的詩人傳記中看到的事體。因此，我們不妨說：如果有人想為寫詩是一件毫不費力的事體，則那人一定沒有寫過詩，至少一定沒有認真寫過詩。祇有吃過黃連的人，才會真正曉得黃連的苦味，這是一定的。

第四，我們現在寫詩應該無條件地採用自由詩的形式，不要再行陷進格律化的泥坑。我們知道：定律型的舊詩詞之所以不能

不被揚棄，那完全是因為時代進展的結果，舊詩詞的形式已經成了鏽鏽和桎梏，再也不宜于表現新的內容——思想和感情——之故。同樣地，新詩運動之所以發生，也正是因為新的內容要求着一種新的表現形式。但不幸的是，時至今日，却很有不少的「骸骨迷戀者」，仍在那兒拚命開倒車，前仆後繼地在那兒提倡什麼「十四行詩」，「方塊詩」或是「日行詩」之類，企圖把剛剛從舊的鏽鏽中解放出來的新詩再套進一付新的鎖鍊當中去。這實在是一種最愚妄的舉動，對於新詩，他們正是笑裏藏刀的劊子手。所以，我們切不要上他們的當。我們要拿出創造的精神，立脚于自由詩的形式上面，去發見多樣的 forms，能夠最適切地表現我們的情感和形式。

在寫詩時，應該特別注意的事情當然還很不少，但，以上所列表舉的四種，至少，在我個人認為是最不可忽略的。

全體大於任何部分就是真理。
我想做大眾的領袖，被人歡呼我的名字，如同歡呼天
空下面的一個新聲！

——巴比塞

科學
故事

熱的傳播

趙新天

北平的冷天，使在南方住慣了的人，委實有點害怕；就是未曾下雪之前的十月天，和閩粵兩省比較起來，溫度也差得很遠。

黃葭三到北平來求學，僅僅三四個月的時光，他在未來以前，雖早已知道冬季在北平的可怕，但還未曾親自體驗過，他是未曾準備好冬季的衣服的。

冬神居然降臨有一個月了，在南方慣常穿的衣服，全失去了效力。現在他身上穿的都是毛織的衣服，着起西服來要加上呢大衣，穿中服要棉袍子，也還不見得是怎樣的溫暖。

放假的一天，葭三和同學珍麟、飛鵬兩人，在宿舍裏的火爐旁談開天。這兩位朋友也是南方人，大家都感到北平的冬天的可怕。

葭三忽然問珍麟說：「你是研究科學的人，你能告訴我，在這麼冷的冬天，我們為什麼就要穿上毛織等衣服嗎？」

珍麟說：「你們念文學的人，對於這個熱學上的道理不懂麼？自然我也不是一個科學專家，但是對於物理學上的熱學問題，倒有點研究，現在無妨大家來談談：

因為一切毛織物呢，絨，皮，氈等都是熱的非良導體，到了極冷的冬天，因我們的身體要保持適當溫度，就必須使體熱不外散。如果我們的衣服穿的太薄的話，體熱被傳導出去，身體便會立即感到寒冷。

這些毛織物呢，絨等衣服，因牠具有無數孔隙，內含空氣，而氣體為非導體（Non-

當代名人小辭典

暑梅

貝 當 (Marshal Petain)

貝氏是法國陸軍大將，自霞飛、福煦先後逝世，他便是法國軍部唯一的元勳。

一九三四年法國遭逢嚴重的政治危機，杜邁格和巴爾都出而肩任時艱，貝氏竟以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叟，擔任了杜邁格內閣的陸軍部長，全國人民都認他是歷史上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將軍。

貝氏於一八五六年五月故鄉，是在法國北部的帕·德·喀勒，他在聖西爾士官學校畢業。

歐洲大戰時，他任陸軍大佐，奮勇參戰，在比國戰綫上建了不少赫赫戰功。由旅長師長直昇至軍團長。

一九一六年凡爾登一度激戰，貝當的聲譽便傳播於國內外了。他死守凡爾登，與德軍抵抗，能以新的戰略，制勝敵人。

大戰停止後，法國大總統普薩爾特別授他以法蘭西元帥的軍杖。

莫斯勒 (Oswald Mosley)

莫氏是英國法西斯的領袖。他在英國會舉行兩次黑衫運動的大集合，英國報紙紛紛登載他們

conductor，所以牠能保持身體內部的熱，使其不容易逸出體外，這麼一來，我們便不會感到怎麼樣的寒冷了。

譬如我們日常用的保溫瓶（也稱熱水瓶）也是和這個同樣的道理。

熱水瓶是一個圓筒狀的雙壁瓶（Double-walled）壁間是真空，外壁的内面及内壁之外面皆以銀被之，（或用水銀）熱之所以能侵入壁內的原因是藉傳導、對流、或輻射，現在這雙壁之間是真空，真空足以防止傳導和對流，銀足以防止輻射，這麼一來，熱既難以傳入器內，也難以傳出器外，瓶口又用木塞及金屬蓋保護，把這瓶用來保持冷物或熱物是最便當了。

霞三和飛鵬聽了珍麟這一篇科學談話，對於日常一知半解的科學上熱的問題大體明白了。

飛鵬提議道：「珍麟哥！你對於科學問題，既有研究，那麼請你把剛才說過的什麼傳導、對流、輻射等熱的傳播問題，再對我們解說一下好嗎？」

珍麟說：「好的！我們再繼續來談談。」

熱的傳播是熱學中的一章，傳導、對流、輻射是熱的傳播的三種現象。

當我們執着金屬短棒在火裏燃燒的時候，不久，我們的手漸漸覺得熱了起來，這就是因金屬棒被燃燒着的一端的熱，傳至另一端來，我們的手執在這另一端上，所以便感到熱，這種現象就是熱的傳導。假如熱不會傳導的話，那麼我們執着的金屬棒的另一端，是沒有在火裏燃燒的，熱何從而來呢？

不錯的，熱是會傳導的，但是傳導必要藉着物質；因為我們說過的，在真空裏熱是不會傳播的。

的宣言和政綱。全國人民也非常的注意他。黑衫黨自一九三二年成立，到現在已有七十餘萬人，他是黨中的一位唯一首領。

莫氏畢業於皇家軍事學校，現年四十歲，他參加政治活動，最初是進保守黨，一九二六年改入工黨，為工黨議員，直至一九三一年。但他并不滿意於工黨，屢想在黨中另立小組，後因失業救濟計劃與麥克唐納意見不合便辭職。

辭職後，他仍努力於政治活動，這時恰逢希特勒在歐洲發動法西斯運動，在精神和政治上莫氏都受其影響。他主張改變英國的議會制度為法西斯制。

不久他竟公然改他底黨為法西斯黨，并名「大不列顛法西斯同盟」，著「大不列顛」一書，專門鼓吹法西斯主義。

他也會親赴羅馬，請教墨索里尼，採取黑衫黨辦法。一九三三年春，便居然在倫敦發起黑衫黨的遊行，并且建起法西斯黨的機關，大肆宣傳。

一九三四年四月在英國召開法西斯聯盟的全國大會，作很精彩的演說，聽眾皆受其撥動。

他所主持的英國法西斯是和別國不同的。據他的主張以為：凡是違反大多數民意之專制的

在科學中，普通分物質為金屬物與非金屬物，非金屬物對於熱的傳導 (Conduction) 性質，較之金屬物為弱。而在金屬物之中，也因其種類之不同，而傳導有強弱的分別。如果我們執非金屬物如木頭或竹片等在火裏燃燒，一端燒的很熱，另一端雖經過很久，也只感到略略的熱而已。

再者取銅線、鐵線及白銅線三種各一條，長約五十釐，徑三耗，絞合其一端置于本生燈上燃燒，三四分鐘後，我們可用一火柴沿各線由冷端向熱端移近，到火柴被熱着火為止，我們便可觀察到銅為熱的良導體 (Good conductor) 而洋白銅為不良導體 (Bad conductor) 這實驗便足以證明上面的話。

我們知道了各種物質對於熱的傳導都依其性質而不同，所以我們依各物質之性質，定出傳導率 (Heat conductivity) 來，為着便利計，定銀為 100，銅得 74，鉛得 48，黃銅得 27，錫得 15，鐵得 12，鉛得 8.5，洋白銅得 5.3，水銀得 1.5，冰得 0.21，玻璃得 0.15，硬膠得 0.04。

更精密地觀測，我們知道水的傳導率，僅為銀的 $1/1200$ 。氣體之傳導率更少，牠的平均數還不及水之 $1/25$ 。

以上的話是關於熱的傳導，現在我們來談熱的對流。

我們試用一個半滿以水的圓底玻璃瓶，加入數粒的洋紅 (Magenta) 用火熱瓶底，則見紅自火篋近處，緩緩上昇，沿瓶側降下，過些時，全水都紅了起來，用熱可以使洋紅和水完全混合。這種現象，我們可這樣的說明：

因近瓶底的水受熱而膨脹，牠的密度較之四旁的水為小，所以被較冷且密度高的水所迫而上昇，冷水即由側面流下，以替代其位置。這種傳熱法，只可從流體中見之，我們

法西斯主義，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是謬誤的。英國的法西斯是舉全力，把一切都訴之於法律和憲法的正當手段，企圖在議會中獲得絕對的多數，把議會由「是非場」轉變成偉大的行動體！

任何國家的法西斯與議會都不能兩立的，而莫斯勒的運動，却與此不同，這就是英國法西斯的特質。

莫斯勒的外貌很魁偉，高個子，黑眼睛，頗有政治領袖的氣概。

寺內壽一

寺內壽一 是日本非常時期的陸相。

他父親是長州閥世內壽一。日本的陸軍，在過去分長州和薩摩兩派，自成系統。而長州派擁有許多政治上巨頭，勢力凌駕薩摩之上。

寺內壽一的父親是長州派中的重要人物，他曾任過陸軍大臣，并在政界上非常活躍。日俄戰後，各種新勢力勃興，寺內正毅也早已死去，所以長州派的勢力便逐漸衰落。

現在小寺內——寺內壽一竟然叱咤一時，使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也為之驚怕。

寺內畢業於陸軍大學，一九二四年任陸軍中將，一九三五年昇為大將。

日常用火煎沸水及其他液體，都是這種傳熱現象。

牠和傳導不同的地方是在於一則由一分子移至他一分子，一則係具有相當大質量之熱流體，由一點而移至他點。

這種熱在流體中的移動現象，我們稱牠為對流。(Convection)

日常我們所習知的風，就是大氣中的對流。因為太陽的熱傳到地面上不能平均，所以便會發生這種現象。

又因為水的比熱較陸地大，日間陸地較海易熱，地面上空氣受熱膨脹後，被海面上冷空氣所迫而上昇，冷空氣即從海面上流來彌補，而成爲日間我們所習知的海風。到了黃昏時候，風力最熱，入夜則地面又較海爲冷，因之風向即相反，這就是海濱住民所恆知的海風與陸風，也即是熱的對流的一種現象。

此外的傳熱現象，非對流與傳導所能說明者，好像我們平常對火而坐，便會感到熱的迫人；而空氣是向火流，並不是向外吹，我們所覺的熱，決非由對流而來的。而且空氣的傳導性很少，即能傳導一些，也必然爲向火流去的冷空氣所抵消，這可見出并非由傳導來的。

這樣看起來，熱在空間的傳導，除以上二種現象外，是還有道理的。

我們試設想由太陽傳來的熱，太陽與地球之間，依我們所知，是沒有尋常物質存在的，而傳導與對流，必藉物質，始能發生作用，此更可推知有第三種的傳熱現象存在，這種現象，我們稱牠爲輻射，如火爐的熱能達於人體，太陽的熱，能至地面，都是這種輻射的現象。

輻射有幾種特性，我們說明如左：

寺內雖然在政場上得能步步高昇，而至榮任

陸相，這并非其軍略過人，或曾在鎗林彈雨的戰場建過功勞的原故。因為他從小便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是非常休閒別致的。他愛好酒，愛好女人，他有一種使女人傾倒的瀟灑態度。前半生他是充滿着羅曼斯的氣息；而自己對政治生涯也是很淡泊的。據說他現在之所以能出任陸相，一是因日本在混亂的現狀中，是需要這種嚴守中立的人才。一是因仰仗他的妹婿兒玉的擁護。

他的態度溫文爾雅，和長州派專橫軍人不同。他在日本是被稱爲「風流儒將」人物的。

伏洛希羅夫 (Klement Voroshilov)

伏氏是蘇聯紅軍的統帥。在現在國際風雲開展的時候，蘇聯已是全世界人士眼光所投射的焦點，而伏氏當然爲萬眾所注意的人物。

伏氏生長於佃農的家庭，出身是非常貧苦的。幼年的時代是在荒涼的牧羊場裏過活，七歲到炭坑裏作工，後又到列寧格勒做金屬工人。他的一生中並沒有進過什麼學校。

當革命的狂潮佈滿俄國的時代，有自覺意識的工人們都隨着吶喊革命運動。

第一：傳導和對流的作用，是非常緩慢的，而輻射則和光一樣的快，每秒能行 186,000 哩，這是由觀測日蝕所推得的結論，當光隱時，熱也同時和地面隔離，所以兩者的速度必相等。

第二：輻射的熱，常常是依直線進行，而傳導和對流則行環線。譬如我們用屏風把熱源及物體隔位，則可以遮斷輻射，保護物體，這便可以證明輻射是依直線進行的。

第三：輻射熱通過的媒質，可以不使其受熱。雖然在夏季，而空氣之上部仍是冷的。太陽熱線經過重玻璃窗，可以使室內溫暖，然而玻璃仍是冷的。

珍麟說完了這一大篇熱的傳播現象，使他們聽了，頓然感到科學的偉大的力量對于人們的賜福不淺。

珍麟接着又說：「我們對於科學可分兩方面來看待，一是純粹的科學原理，一是實用的科學。實用是要以理論為根據的。」

譬如我們剛在說過的熱的傳播的學理，應用到日常來，便可依學理製成暖室的熱水汀，冰淇淋等。」

黃葭三和飛鵬從此對科學非常用功研究，他們都澈底的認識到科學是創造文明的基石。



伏氏在十七歲那年，和工人們組織同盟罷工，被捕獲釋後，一九三〇年便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蘇聯共產黨的前身。

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二次大革命時，他任布爾塞維克派的中央委員。

他的過人的本領，在熱烈的鬥爭中表現。他出席過俄國社會民主黨斯丹克荷蘭姆代表大會，南俄各地代表大會。不怠的從事革命鬥爭。一九一二年為俄皇警察所捕。

俄皇的統治被十月革命的怒潮推翻以後，伏氏被任為列寧格勒的蘇維埃委員。一九一八年他率軍打敗德國，第二年又削平了白黨鄧尼金的叛亂，以後又參加過抵抗波蘭的戰爭。史達林在這時候是他的參謀長。

他雖沒有進過軍校，但他從鬥爭中已獲得軍事技術的經驗，用新的戰術指導所部的紅軍和帝國主義與鄧尼金 (Deniki) 搏戰，都能獲勝。

現在紅軍人數已增至一百三十幾萬。他的言論和行動，都為許多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們所注意。各國的參謀本部，也多在研究他的個性和戰略。他是被稱為「拿破崙再世」的紅軍統帥了。



探 險 的 故 事

賀玉波

美國近幾十年來，政府對於探險、古物的掘挖、和新奇標本的搜求等事很為提倡。在華盛頓設有一個機關，專門掌管辦理和獎勵這類的事務。那一個機關就是：國家古物掘挖委員會（State Archaeological Surveys），隸屬於國家搜求局（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ashington）。所以，他們的探險事業非常發達；而職業探險家和娛樂探險家的人數也非常衆多。當然，他們的成績極有可觀而有價值。他們爲了搜求古物和標本，便熱心的、勞苦的

去從事探險；於是，發生了許多奇異而有趣的探險故事。我們這裏所敘述的，只是那許多故事中的幾篇，多少還有一讀的價值。

在美國的探險事業中，攀登高山去探險也很爲發達。同時，專門做這類探險工作的組織也有很多。譬如：有一隊探險員，曾經過了許多艱苦和危險，攀登到東南巍峨岡山（Southeastern Wyoming）和西科羅拉多山（Western Colorado）的頂上，以研究岩石的系統、氣候的變化和地層的區別等。又如：在坎拿大，有一

第一圖 青年探險家繩索攀登高峰



個高山探險青年團的組織，名叫：坎拿大高山探險會（The Alpine Club of Canada）；那會裏的許多青年探險家，也曾經過了千辛萬苦，一個一個用繩索去攀登一座最險峻的山峯。這山峯位於哲斯帕爾國家公園（Jasper National Park）裏面。結局，他們都冒着生命的危險，滿身傷痕的達到了峯巔。他們便在峯巔上研究岩石的組織，而得到了很好的成績。（見第一圖。）

在美國長島（Long Island）的西福德（Seaford）地方，有一個著名的，家庭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辦人為福克斯（Jay T. Fox）。



圖二第 福斯克所藏標本之一部

了二十年，纔獲得這樣的成績。在幾個月以前，他發現了一塊褐炭，

他搜集了很多的標本。那些標本的數目有八百件以上，牠們足以說明地球上進化的各個時代。福克斯在閒時便遊行各地，以求動物、植物和礦物；一直搜索

或機煤；這是他在本地磚瓦公司的土坑底裏找出來的，有趣的就是這塊褐炭上面還留着船蟲的痕跡。原來這種船蟲只能在鹹水裏生活。根據那褐炭的發現，和船蟲生活的地方，便推測出來了這樣的事實：在有史以前長島的海岸線，一定比較現在的，要位於往北十二英里的地方。

美國的太平洋海岸邊，在加利福尼亞的汕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海港裏，有幾個海島，簡直變成了一個野外的化石圖書館。自一九一六年以來，有一個本地的醫師叫做奧斯德爾（Dr. Asbjorn P. Ousdal）的，曾在附近的海岸邊和山上去探險，搜集了大批的化石標本。這些化石足以代表地球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的歷史；並且，能證明得出這些事實：有史以前的鯨魚，長有四只腳，可以行走；蜥蜴有着扇狀的毛；樹懶是非常的巨大；恐龍的身體也是很大的，大得有如一輛卡車拖着拖車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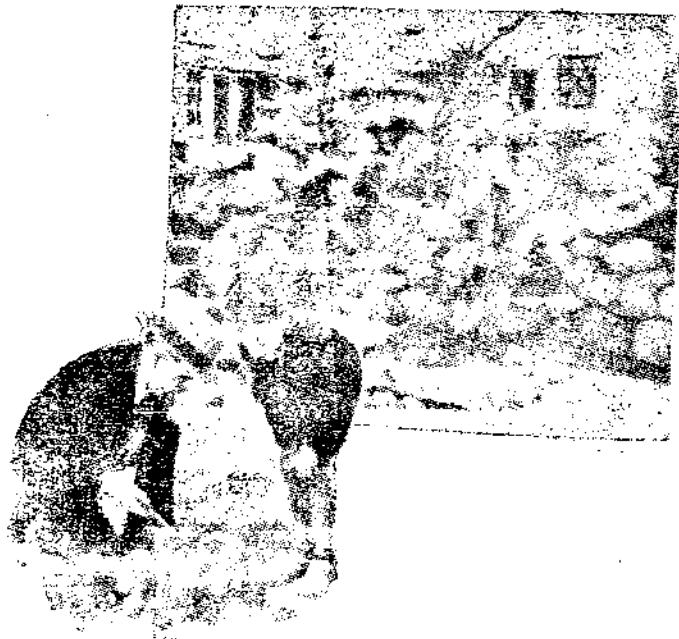
奧斯德爾醫士每在發現一件標本的時候，很是小心的整理牠，把牠上面塗一層輕輕的樹脂，並且在小骨頭上面糊上一層米做的紙，以防撞壞。第三圖所示，便是奧斯德爾醫士所搜集的大批化石標本。

在每一處地方，不論是大是小，都值得去進行科學的搜求工作。即使在你們的住宅不遠的地方，你們也可以找到一塊蘊藏豐富的地方去加以研究。不過，有些娛樂的探險家往往不注重附近

的地方，而跑往很遠的地方去探險，這是一種錯誤。所以你們可以在住宅附近的地方，去漫步遊行，一壁從事於探險工作。這是很重要的探險步驟之一。

有兩個娛樂探險家，便利用這種方法去探險，曾經獲得了很好的成績。一個是魏爾蒙特（Vermont）地方的人，最近發現了一只奇異的蝴蝶。這蝴蝶展開翅膀的時候，有一種新奇的光反射出來。另一個是科羅拉多地方的娛樂探險家，找到了一種仙人掌。這種仙人掌是植物學上所不曾講到過的。（見第四圖）

本標石化的集搜所爾德斯奧 圖三第



家險探樂娛的多拉羅科個一 圖四第
掌人仙的現發所

美國勒布拉斯下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的考古遠征隊，現在在林溪（Lynch）鎮附近的地方，掘挖着一個有史以前的古城的遺跡。據他們的推測：這古城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幾千年，便早已建築了的。城有三英里長，半英里寬。據遠征隊的領袖柏爾博士（Dr. Earl H. Bell）發言，在北美洲所發現的，有史以前的古城中，這一個要算是最大的了。最初發現這古城的，是一個探險家，叫做魏爾科克斯（George W. Wilcox）的，他是林溪地方的前學校監督員。自從他發現了這城之後，那些科學考古遠征隊便一批一批的來到這地方，從事開掘和研究。（見第五圖）



城古挖掘隊征遠古考 圖五第

即使在大城市的中央，你們也可以很有趣味的做着探險的工作。一八八六年，紐約礦物學會（The New York Mineralogical Club）的會員們，曾經在紐約城搜尋過奇異礦物和寶石。他們雇了許多工人，去掘挖地下道和溝渠；在工人們掘挖的時候，他們的搜尋工作十分的忙碌。在那些凸出的土堆和岩石中間，他們發現了一百六十多件不同的標本；其中有石榴石、綠玉石、蛋白石、和黃玉等，自從他們這次發現之後，在大城市中探險和掘挖的人，便漸漸的多起來了。

圖書編纂者楊家駱

卜少夫

在南京東窪市九號中國辭典館裏我會見了楊家駱先生。

這是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瘦削的身材，一頭亂髮，雙眼顯着極疲乏失眠的光，與他那蒼白的面色，正表示着極過分的辛勞。一種生活在極靜的境地裏所束縛的頹喪，這種面譜和形態，用一個苦修青年的老僧來比擬，那是再確切沒有的了。

這就足以告訴我們，在這人的身上正是負荷着一件最艱苦的事業。

楊家駱先生的家庭是士宦之家，書香門第，他的幼年即秉承家教，對於經史造就了相當的根基，及長，從梁啟超先生遊，在治史方面更窺其門徑。

他的幼時非常活動，是個極不喜靜的人，他又有很大的野心，希望自己能做一件驚人偉大的事業，因此，在前者的相反意向下，他決定將自己束縛起來，於是他便擇定以學生精力完成四件事業——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編纂中國學

術百科全書，編纂民間史稿，編纂國史通纂。這四件事業，連系起來，可以說就是一件編纂事業，而這件事業，又非埋頭苦幹不可。

編纂工作，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尤其是關於學術上的，史料上的，這類的工作，世界上大都是由國家政府設立專門機關，收羅專門人才，從事進行的。而楊家駱先生竟以私人的資財和精力來作這樣的壯舉，這好像真有點「誰誰」似的，比如現在辭典館出版他所編著的詩十五種共三千零八十四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字，如果照舊書分卷，更超過了畢世所認為最浩博的二十四史之上。

據楊先生說：這四件事業，其實祇可算是一件事：「對中國『學術』與『歷史』施以大規模的整理」而已，而且它們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同時舉辦，尤其互相利用及節省時力之効。

這四件事業，雖有其同時舉辦的必要，但在每一件事業中，却需分很多步驟去完成他，在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之前，必先完成四庫大辭典，圖

書年鑑等書為其礎石，在編中國學術百科全書之前，必先完成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繼大辭典為其基石，在編民國史稿之前，必先完成民國名人圖鑑，全國機關公團名錄等書為其基石，在編國史通纂之前，必先完成歷史名物制度大辭書，歷代人名大辭書等為其基石。中國圖書大辭典等四書，原是四部有完整系統的書，而不是四部零刻他書而成的叢書，但在進行的步驟上，却應完成一套叢書——副產物為其彙編的憑藉。

從四書的數量上去看，尤有其顯著的必要：——各書完成後的數量，現在雖不易揣度，理想中的相近數字，就是中國圖書大辭典約一萬萬字，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約二萬萬字，民國史稿約二千五百萬字，國史通纂約五千萬字，當這個數字告訴任何人的時，我都要得到一個「狂人」的綽號，但我仍要很嚴肅的對他聲明：在各書完成後，你們對今日我所提出的數字，不但不能以為誇大，而且要說我過於謹慎了。

回回回回

青年生活通信

寄給改業郵差的小學校長

莊子華

從個人的出路說到民族的解放

收入難維生計

校長改業郵差

棄教鞭而背信袋

勞心者不如勞力

(溫嶺通訊)本縣西區莞渭蔡小學(即前縣立第九小學)校長王雲高,現年三十歲左右,係浙江省立第六中學畢業,辦理該校,頗著成績,現因生活程度日高,以每月十數元之收入,實不足以維持生計,乃於前月考入溫嶺郵局當郵差,昨聞王君對於校長一職,業經向縣政府呈請辭職云。

(剪自十一月三日上海大美晚報)

雲高先生:

在「畢業」就是「失業」的現社會裏,你畢業於浙江省立第六中學以後,就有機會當莞渭蔡小學校長,這已值得來向你恭賀了;現在,你因為生活程度日高,以每月十數元的收入,實不足以維持生計,又於前日考入溫嶺郵局當郵差,生活似乎比較更有保障些,這更值得來向你恭賀!

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殘餘的封建思想所支配的舊社會裏,做校長和

職業生活

我怎樣考取國貨訪問員的

齊松子

是下午五點鐘了。

軒幹完了一天的工作,打其美路奔了回來。他一走進屋子就那裏笑嘻嘻的,簡直會使你猜想到他得着了什麼喜訊。

是的,一個喜訊哪!至少,在他遞給我一個上海市國貨運動聯合會的來信後,我是這樣想的。為什麼不這樣想呢,當一個人需要一個工作,而這個工作在不知不覺中迎了過來的時候。——來信這樣寫着:

……信及文稿均悉,請於本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五時至六時來會口試。……

「二十七日就是後天呀!」自己心裏想着,不禁脫口而出:「口試的範圍是很廣的,他們究竟要提出什麼問題呢?」

人的思想,總是在時刻鬥爭着的。這口試的問題在圍困着我。「第一個筆試難關大致是過去了,這第二個口試可沒有那麼便當吧?」自己幾乎越想越糊塗,越想越沒有把握了。

當郵差，雖然同樣是替社會服務，然而在一些落後的人們眼睛裏看起來，做校長和當郵差的身分啦，社會地位啦，都是高下懸殊的。而你竟不顧一般世俗人的眼光，爲了謀個人的出路，毅然地拋棄了教鞭而背上了信袋，這種反封建的精神，也是值得做我們青年的模範的。我們替社會服務，本來只要問：我們的勞動對於社會上的人民大眾，是不是有效的勞動？如果我們的勞動對於社會是有效的勞動，不管勞心勞力，都是值得欽佩的，像工農商學兵都是；反之，如果我們的勞動對於社會是有害無益的勞動，不管勞心勞力，都是值得吐罵的，像大小漢奸都是。只要不是做漢奸，無論什麼職業，都是高尚的職業。然而有些失業的青年，却寧願繼續失業，而不肯脫下長衫，脫下西裝，去就一般人認爲是不很高尚的職業，這便是殘餘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呵。現在你竟以「校長改業郵差」這種反封建的精神，真值得一般青年欽佩！

不過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你以「校長改業郵差」的消息之後，一面在恭賀你得到了一個似乎比較有保障些的職業，一面在欽佩你那反封建的精神，同時心中却發生了無限的感觸——我想，你也一定具有同感的罷？

你辦理堯涇蔡小學，既然已經頗著成效，現在因爲收入難維生計，而向縣政府呈請辭職，當局雖然不能將你強留，你離開了教育界，却總不能不算教育界的一個大損失呵！像你一樣，現在正服務於教育界，因爲「收入難維生計」而日夜打算「改業」的青年，一定不在少數罷？辦學已經頗著成效的你，雖然已經被生計逼迫而離開教育界了，雖然你已經找到了新的出路了，而使你不得不離開教育界的實際問題，却依然沒有解決。

我相信，你決不是因爲沒有能力當校長才改業郵差的；相反的，我相信，你如果繼續當校長，你如果能夠領到充分的教育經費，來繼續辦理堯涇蔡小學，你對教育界的貢獻，

「什麼事情都該勇敢點兒幹去，勝利是屬於勇者的。何況，在社會下我一個職業是多麼難啊！」——是顯然看出了我的弱點，用力鼓勵着我。「這雖然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工作，然而頗適合於你做的。」

「你的口才不是可以麼？你的態度不也算得大方嗎？以你的教育程度來說，上下三等的人們不都可以應付得來？兼之，你不是有多年服用國貨的經驗嗎？」

「不錯，我也這麼想呢。自己口裏雖在漫應着他，心上却不知怎樣給壓上一個沉重的石塊了。」

二十七日終於到了。這個日期，恰如此刻頂在我頭上的太陽。我愛他給我以晴和的日子，而又害怕他炙得我頭痛，用傘抵住了他的光耀。

電梯把我送上了四樓，時鐘已指着五點半了。茶房把我引進一個會議室似的試場，隨即走來一個中年的辦事員招呼我坐下，坐在一付嶄新的圓貨筆硯之前。

「呵！還有一次筆試。」自己會心地提起了毛筆，等待着試題。

「不。」那位辦事員走近我的身邊，搖一搖頭說：「今天只請你把投考時寄來的文稿照樣默寫。」

將一定更不可限量！你辭去校長一職，對溫嶺的教育界說來，乃是一個大損失；你改業郵差，對你自己的學力經驗說來，又是一種很可惋惜的浪費！

那麼，你這次的『改業』，是完全錯誤了嗎？我想除了承認餓着肚皮可以教書的人以外，是沒有一個人會這樣不講情理地亂怪你的罷。你自己又何嘗情願拋棄了你已經辦理得頗著成效的學校，去當一個新郵差，以浪費自己的學力經驗？你不得不辭去你可以勝任的校長一職，而去『所學非所用』地當一個新郵差，這正是民族危機普遍深刻化的中國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實際問題。

青年的失業，固然是個嚴重的問題；而在業的青年『收入難維生計』，也同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民族危機普遍深刻化的現階段，中國各生產部門不是在破產，就是在緊縮的過程中，教育事業又豈能獨自繁榮？我們不但要使失業的青年都有職業，而且更要使在業的青年，生活都有保障，都能夠安心『敬業』。要達到這個目標，第一就要達到民族的解放。

讓我們就以郵務員工來做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罷。做郵務員工，和做教職員比較起來，生活似乎比較有保障些；然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的大批郵務員工，不是都已失業而紛紛地進關了麼？個人的出路和民族的解放是不能分離的呵。

在民族危機普遍深刻化的現階段，當教職員，固然有『收入難維生計』之感；當郵務員工，生活也未必有真正的保障罷。反過來說，在民族解放以後，不管你是當郵務員工，還是做教職員，生活便都有了真正的保障了。

因此，你這次的改業，只是在暫時維持生活的觀點上說起來，或許有些意義；然而，我們青年又怎麼能夠就以暫時維持生活為滿足呢？在維持個人的生活以外，我們更應該

出一百字左右就好了。」

「唔，唔，」我嘴在應着，心上却怔了一會。

「這意想不到的試驗啦！」

於是，我苦苦地喚醒自己的記憶，緊張地寫上：試述訪問家庭主婦勸用國貨的意義及本人

旨趣

以中國地大物博，本應是富有國家。但年來受外來品的侵略，及銀行的操縱，利權外溢，致使工廠倒閉，商店關門，這是中國遭受了重大經濟危機的例證。因此，提倡國貨是當前的重大問題。換句話說，推廣國貨銷路，也就是挽救國家的經濟危機一個有效辦法。

提倡國貨，必須從女同胞入手，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試看，許多太太小姐和普通主婦，是時常在添置物品的。統計起來，服裝，化妝品之消費，可以說，佔全年消費的極大數目。可是，有一般主婦却歡喜用外國貨……

「好好，請停筆！」那位辦事員看見我一口氣默寫到這裏，就連連點頭說：「現在，請進去口試吧！」

我謙遜地接受了他的引導，走進一間明瞭的辦公室。

以全力保衛整個民族的生命！

雲高先生：只要你肯獻身於民族解放的偉大工作，做校長，當郵差，都是同樣地很有意義的。我希望你藉這次改業的機會，更進一步地認識，只有在民族的解放中，才能真正地找到個人的出路。

如果不把個人的出路和民族的解放聯繫起來，我敢說，你此次改業郵差以後，不久也一定又要感覺到失望的，關於郵差生活之苦，你問一問老郵差就明白了。如果你認清個人的出路和民族的解放是分不開的，如果你認清在民族未解放以前，個人是找不到出路的，那時呀，你就一面當郵差，一面參加民族解放的工作，即使體驗到郵差生活的苦，因為心中抱着光明的希望，也就不覺得苦了。

報告你此次改業的消息的那位新聞記者，在大標題底下加上這幾個字：「勞心者不如勞力！」其實這也是一知半解的話。在民族未解放以前，勞心者和勞力者都一樣地很難尋到出路。我們固然看見大量的勞心者沒有「勞心」的機會，我們同時更看到大量的勞力者找不到地方「勞力」，或者有地方可以「勞力」了，却依然不得一飽！現存的問題，不是勞心者和勞力者的對比，而是勞心者和勞力者都應該一致地獻身於民族解放的光榮的工作！不知先生以為何如？

謹祝先生從民族的解放中去找個人的出路；並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子華

房子的中央，擺着一個潔白棉布的大餐檯，檯正中安坐了三位主試的先生，當中一位瓜子臉，使你會記憶着某些做書記官之類的人物，白淨的面孔，整潔的平頂頭。

他一面問着我，一面不住地搖頭擺腦地聽着我的回答。他的面容很慈和，而眼鋒却掃着我的心底。

「勇敢一點，說你自己所要說的呀！」自己想，頓時覺得自己的喉嚨放得相當的大了。

「訪問的辦法嗎？我想，我們不怕受人拒絕，當第一次踏進人們的家庭裏，應當適宜的國貨時裝，使主婦們最先間接受着影響；呵！國貨的材料穿起來也很時髦。每次，我們的問話要婉轉，給對方以勸告和暗示。但是我們也得隨機應變，在某種情況下，以某種態度應付。」

「是。女士的意見很好，很好！」瓜子臉先生的平頂頭在空中接連兜了三四個大圈子，又向左右的兩位先生點點頭。這時，左面的一位顯然在匆忙地速記我的回答，右面那位胖胖的老先生却似乎悠閑的樣子，用手指輕敲着檯面。

片刻的沉默之後，他們幾乎是同聲地向我宣告，在三天之內會給我一個回信，無論錄取與否，都

請我辭待一下，於是我辭謝了他們退了出來。

當我走出會所的時候，我詢問着茶房：

「今天口試的人有多少哪？」

「五十了吧，小姐！」

二十八日的早晨，自己給賣報人的喊聲驚醒了。

事情真有點出乎意外，幾乎自己都不相信自

己的眼睛。可是，報紙上是明明印着：

「國貨運動聯合會考選

女訪問員揭曉

本埠國貨運動聯合會為推進國貨運動，

特於日前招考女訪問員，担任家庭訪問工作。

並由黃任之、潘仰堯、王性堯三委員主試，業經

嚴格選定胥松子女士等五名……」

就在這天下午二時左右，我家裏來了四位不

速之客，從他們的卡片上知道是××等報的記者。

在他們「女訪問員的訪問」的標題之下，我寫

了下面幾句話：

「老實說，我需要一個工作，女子是同樣有向社會要求工作的權利的。此次，我很慚愧而榮幸地得到了這個有意義的工作。我將以百折不回的精神，發抒經濟救國的私念，走上國貨陣容的前線！」

詩一首

王廷熙

賣藝者

在鑼鼓的聲裏，
挑撥起多少過客的心；
一對對探海燈似的眼，
對着花巾變出無窮的奧妙。
打扮一副狡猾的笑臉，
顧不了生命，把氣力換錢，
舉起千斤的大石，
幾百顆的心，在
驚服，高興。

投下石子，
抹去滿頭的臭汗，
道一聲：「幫忙！」

英雄的崇拜者個個走散，
轉過臉來，那買弄聰明的眼
寫上了愁恨。

騷亂

謠言插起了翅膀，
飛，
滿地。
空氣像墨汁，
展不開人

心的鬱悒。

緊張，

擾攘：

「晚報」喊得天大的響。

老幼的臉，寫上

懷疑，悲憤，

倉皇，憂傷……

人，車，簾子，布袋，皮箱……

——是洪水泛濫，

從黃昏到天亮。

× × × ×
寫于滬上某日



半月時事解說

張聶
海帆
虛帆

一 西安事變之經過

綏遠勦匪戰事正值進展迅速之時，國內突於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張學良之叛變，此種乖謬之舉動，不獨關係我國家民族之安危，抑且為世界和平之公敵。

張逆自不戰而失守東北四省土地以來，中央寬大為懷，曲予矜全，付以西北勦匪之重責，冀圖後效。不料張逆奸亂成性，竟於外侮緊急勦匪將竣之際，劫持統帥，妄作主張，造成千古不滅之大錯。考其原因，不外是利慾瞶心，學識經驗不足，受人利用，而至於斯。查此次張逆圖謀不軌之蓄意，蔣委員長事前已得報告，惟深信張逆



長員委蔣之安西居留

不致有任何脅迫的犯上作亂行動發生。故一秉革命之精神，軍人

之毅力，救國救民之赤心，前往西安，擬將不肖之徒，嚴加訓誡，納之於正軌，以遂其素願。不料於本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許正在華清池



良學張之變叛兵稱

休息時，（按華清池離西北城約二十英里左右）突被預伏該處之張學良所部第一百零五師劉多荃軍隊所包圍，迫返省城。（西安）此項消息，經蔣委員長侍從室得悉後，當即急電中央，并飭在陝所屬各軍警設法營救，但因叛兵人數衆多，結果最高軍事政治領袖遂陷入於叛逆之漩渦中矣。

中央自得報告後，即於當晚十一時半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當通過下列決議案：

（甲）決議：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二、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改

爲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爲常務委員。三、軍事委員會會議由馮副委員長、王祥及常務委員負責。四、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

(乙)決議：張學良應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十三日國府發表命令安民，茲抄錄於下：

「此次西安事變，政府自有適當之處置，所有京內外各機關，一切政務，仍本既定方針，照常進行，全國人民各安生業，毋得輕信謠言，自相紛擾，惟恐或有奸徒，乘機煽亂，影響治安，着由軍事委員會斟酌情形，於必要地區，宣佈戒嚴，以維秩序，并將辦理經過具報備查，此令。」

同時，中央因陝西之水陸交通停頓，電訊隔絕，乃於是日派飛機前往西安及附近一帶偵察，見西安城內混亂異常，城外正趕築戰壕及防禦工程，并發現多處柱置紅旗，所有叛軍，多向臨潼方面集中，似有攻擊中央防地模樣。

十五日在華縣附近之中央軍一部，突被張學良叛軍向之進攻，當即還擊，遂發生戰鬥，經中央軍將其包圍，於二十日拂曉，將叛軍兩營完全激滅，并收復華縣縣城。

中央鑒於張學良執迷不悟，十六日第三十次中央政治委員

會常會時，特議決下列各項，以處置張學良等叛逆。

(1) 推何委員應欽爲討逆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

(2) 由國民政府即下討伐令。

(3) 推于委員右任宣慰西北軍民。

國府於十六日明令討伐，并派何應欽爲討逆總司令，茲誌國府各令如後：

(一) 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爲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着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兇氛，而維國本，此令。

(二) 特派何應欽爲討逆總司令，此令。

何應欽自奉國府令後，即於十七日通電就職，并派劉峙、顧祝同分任討逆軍東西南兩路集團軍總司令，劉、顧并於同日分別在防地就職。

按張逆此次之通電，其列名尤屬荒謬，通電中除張學良外，共有十八人，如陳調元、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馮耀煌、陳繼承、馬占山等八人均列入通電中，實屬荒謬之至，尤有甚者，錢大鈞、邵力子，亦列入其中，此皆婦孺小民亦不置信者，至於其他是否出諸本人意志，實問題中之問題也。

張逆自叛變黨國，劫持統帥以來，全國不惟無一人響應，且唾罵之聲，遍及全球，政府爲肅清兇逆，維持國本計，特下令討伐，自此令下後，於極短之時期中，全國軍民均一致擁護，且願作討逆之先鋒，張逆自知非計，乃遣派代表赴山西請閻錫山先生代爲調停，并恢復蔣鼎文之自由，一時混亂之局面，大有急轉直下之勢。

此次西安叛變，中央要人留陝而被扣者，計有邵元冲、邵力子、蔣鼎文、蔣作賓、毛邦初、毛炳文、陳繼承、陳誠、陳調元、錢大鈞、朱紹良等十餘人，除蔣鼎文已恢復自由外，邵元冲則已受傷殉難，其餘尙被困在西安城，同時邵主席夫人傅學文及委員長之侍從長蔣孝先及侍從秘書蕭乃華等同時殉難，至錢大鈞先傳受傷殉難，今已證明不確，而僅受微傷云。

西安事變之發生，雖僅數日，而全國人民無不痛恨憤怒，據最近兩日之報載，除軍人作積極有效之表示外，全國國民均誓爲後盾。又據各報載，蔣委員長現安居西安，態度十分鎮定，對張逆之無理要求，嚴詞拒絕。偉哉領袖！截至筆者完稿時止，我德高望重之領袖，尙無恢復自由之消息，但願本刊與諸位讀者見面時，我領袖已蒞京中指揮坐鎮矣。

二 青島事件及其解決

我們的鄰邦雖然口口聲聲要和我們『提攜』『親善』，可是

他們死握着大陸政策不肯放鬆一步，致使兩三月來『調整邦交』的工作，絲毫沒有進展。此關鍵所在，原如十月九日日本朝日新聞的社論中所說：『顯握於日本當局之手。』蓋某方一面利用蒙偽匪軍進攻綏遠，一面復在中國本部各地施以威脅，欲以武力脅迫中國就範。雖此種企圖，均一一爲我方察破而加以克復，但某方却並未有所覺悟。最近關東軍對蒙偽軍的『關心』，與青島日本海軍登陸的暴行，即係一個明證。尤其是後者的舉動，顯然含有牽掣我方在綏遠剿匪軍事の意味。

所謂青島事件，其起因由於少數日本紗廠受上海工潮影響，曾一度要求增加工資，發生怠工情事，但經地方當局善爲調處，各廠已先後復工，本可無事。不料廠方不肯履行條件，無故開除工人，致又激起工潮。大康、銀月、隆興等三廠工人，又相繼罷工。廠方更爲先發制人計，竟於本月二日午會同議決，連同未罷工之六廠，亦實行自動停閉，使二萬七千勞工遽陷失業，造成社會不安現象。同時日方藉口『保僑』，陸續派遣大批艦隊，分泊青島前後海，實行對我方示威。三日上午三時許，日艦陸戰隊千餘人，復突然登陸，馳赴東鎮四方口等處日本工廠一帶，密布崗位，並派隊佔據各要道，斷絕交通，一面又派隊分赴青島市黨部、膠濟鐵路黨部、國術館、膠路警務一段、市立圖書館、平民日報社等處，逐一搜查文件，並捕去國術館秘書向宗鼎、平民日報社社長張樂古等九人，押於德平路日

本海軍集合所內，嚴加詢問。據日方宣稱，向張等發起愛國運動，募



美國報紙對於中日關係的觀察

款援綏，此項工潮，亦指為愛國運動所激起。當日軍施行搜查時，我公安局保安隊及膠路警務團之槍彈，亦全被繳去，至事後始將槍彈發還。被捕各人，雖經青市當局交涉於同日釋回，但青島之情勢，却依然極度緊張。

青島市長沈鴻烈，於事變發生後，即向日領西春彥提出抗議，一面致電中央報告事變經過，並請示一切。我中央當局對此極為重視，除由張外交部長向日使川越提出書面抗議，並約川越於三日午後到部當面交涉，要求（一）登陸水兵即日撤退，（二）即日釋放違法逮捕人員，（三）即日送還被擅取文件，並保留我方合法要求外，復命令駐日大使許世英，於五日往訪日外相有田，提出同樣

抗議，可是日方並無正式答復。

在青島方面，則仍由市長沈鴻烈與日領西春彥就地交涉。日方因別有作用，非但不肯認錯，反向我方提出無理要求，但沈市長一本中央「不喪權不屈服」的宗旨，均予以嚴詞拒絕。沈市長一面與日領繼續交涉，一面飭保安隊在市內外嚴密佈置戒備。同時日方內部對此案意見，亦極紛歧，除少數武官有所企圖外，正當商人，均不欲事態擴大。日方雖續有軍艦到青，但七日我第三艦隊司令謝剛哲訪日第三艦隊司令及川晤談時，及川已表示青島事件，願從速解決。至此，形勢稍見緩和。蓋及川司令正於日內須與新任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辦理交代，當然不願將事態擴大。而同日的日文報紙，亦改變態度，稱事態已圓滿解決。故自七日沈市長與日領作第四次談判後，雙方意見，已漸趨接近。及至十日晚末次談判結果，此案已完全解決。日商紗廠已定十四日一律復工，日本陸戰隊，亦備於各廠復工後十五日前全部撤退。新任日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即於十一日晚離青來滬。至各廠復工問題，則由日方擬定辦法七項，函請青市府協助辦理，我方亦允其所請。於是此轟動中外的青島事件，已告一段落了。

青島事件原係日方軍人有計劃的行動，已為上文所述。但其所以能夠急轉直下，終告和平解決，最大原因，實由於我方態度之正直強硬，與在軍事上的嚴密戒備所致。如果我們沒有相當的準

備，則難保侵略者在以後不再有類似青島事件的爆發也。

三 泛美和平會議開幕

正在歐亞兩洲烽火瀰漫，黠武國家互相勾結，法西斯主義氣燄高漲之際，新大陸上的二十一個國家代表，却亦於此時集合在阿根廷京城舉行泛美和平會議了。這個消息的傳出，多少會給與愛好和平的人們以同情與興奮，其值得我們注意，是亦不在話下。

此次泛美和平會議之召集，由於二月間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所發起，並獲得中南美各小國的贊同。四月中旬，各國代表已在華盛頓作初步商討。其提案的主要點，大約可分三項：(一)美洲各國實行關稅休戰；(二)樹立安全組織，以保障美洲和平；(三)一致行動，對於歐洲戰爭，保守中立。並決定於十二月一日在阿根廷京城舉行大會。上月美國大選，羅斯福獲得連任的勝利後，即偕同國務總理赫爾，親赴阿根廷京城出席會議。舉凡羅氏所到之地，當地政府與人民莫不熱烈歡迎，和平運動之為人們所擁護，於此可見一斑。

我們知道，美國自羅斯福登台以後，已把向來所抱的狹義的孟羅主義加以修正，而代以『睦隣政策』。尤其對中南美各小國積極拉攏，放棄以前那種不積極的政策，建立友好關係，這不僅在口頭賣好，而且還一一見諸實行，如廢除普勒脫補充條款，放棄古

巴主權，撤回尼加拉瓜等國駐軍，與哥倫比亞諸國訂立關稅互惠



汎美和平會議發起人羅斯福

條約，最近又與巴拿馬共和國亦簽訂新的，消除糾紛。凡此均為羅斯福推行睦鄰政

策的結果。因為羅氏以復興美國繁榮之責，其對中南美諸小國的經濟利益，自極重視。這次泛美和平會議之召集，當然多少含有美國金融勢力向外發展的意義。一般人說羅斯福此種睦隣政策的推行，無非是擴大孟羅主義的範圍而至全美洲，自亦不無理由。何況赫爾此去，係藉和平的幌子，挾着『商業互惠條約』到南美去出賣，那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如說此次泛美和平會議，與和平完全無關，那也未免抹煞了善的一方了。因為年來羅斯福對於和平運動的提倡，實不遺餘力。在美洲固已建有良好的友誼關係，即對於歐洲的舊國聯集體安全制度，亦莫不盡力贊同。其對付遠東野心國家的行為，報以巨艦大砲政策。這樣看來，則這次泛美和平會議的成就，必然會給與全世界的和平以相當助力。倘中南北美洲大團結的計劃一旦見之實現，則德日意的經濟勢力不能再繼續在中南美洲伸展，無形之中會削弱侵略主義者的發榮滋長。這是泛美和平會議值得世人同情擁護的重要意義。

其次，當泛美和平會議召開之初，即有許多小國主張組織西

半球國聯會，以謀中南北美洲的大聯合。此說雖嫌過早，但此次泛美和平會議，實含有此種偉大的計劃。蓋若干南美小國，對於日內瓦舊聯盟的無力解決國際糾紛，早已感覺不滿，切望在美洲有此類似的國際組織，以謀西半球一隅之安全。同時亦可為世界和平之倡導，而與日內瓦舊聯盟取得密切的合作。我們姑不論後者的企圖能否見之實現，但我們不能否認世界和平因全美洲的切實團結而蒙受其利也。

四 英皇愛德華遜位

英皇愛德華八世，與辛伯生夫人的婚姻問題，早已傳遍世界。近以首相包爾溫鑒於英皇此舉危及英國憲法，態度強硬，致與英皇意見各趨極端。愛德華不願因渠個人私事動搖大不列顛帝國之國本，已斷然於本月十日親手署定詔書，宣告遜位，並放棄一切尊號了。

引起此次事變之主角辛伯生夫人，原係一經兩度離婚的美國婦人，自為英皇稱情以後，兩人形影不離，關係至為密切。最近因英皇愛德華決意徵立辛夫人為皇后，致為大臣所不滿。首相包爾溫於十二月三日親見英皇作勸諫時，且請英皇於四十八小時內決定與辛夫人之關係，否則內閣為維護憲法計，將採取斷然態度。內閣於包氏親見英皇之前，曾舉行會議，決定妥洽辦法，對英皇與辛夫人結婚一舉，並不堅決反對，但辛夫人僅能以康華爾公爵夫

人名義，不能立為英國皇后。英王愛德華對於內閣此種建議，却並不予以同意，雙方意見因此相佐。故當時倫敦方面，已猜測非英皇自動遜位，即內閣解散，除此兩途實無妥當辦法以解決問題。因內閣主張，深得國會多數議員及各自治領首領的擁護，同時教會方面，對於英皇與辛伯生夫人婚事，亦表示反對，故其力量極為雄厚。英皇雖為多數人民愛戴，但輿論方面，殊少贊同。英皇與辛夫人結婚。愛德華迫於情勢，不得不出之於遜位的一途，以謀事態之急速解決。

當十二月十日英皇作最後決定，簽定遜位詔書後，首相包爾溫即出席下議院正式宣佈並商討關於遜位的法律手續。繼承大位者則為皇弟約克公爵，新皇另改稱號為喬治六世。並於十二日登極。十一日，國會兩院開會，對遜位議案，亦經三讀通過，於是此轟動一時的英國憲法問題，至此方告一結束了。

蓋英國社會習俗，素以保守著稱，所謂大不列顛帝國事業得能維持久遠，全係此種憲法精神為之維繫，自難怪保守黨人士之死力擁護。彼等以為英皇係帝國政治之總樞，在社會上則為萬民唯一楷模，其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皇后同為萬民仰望與愛戴所歸，必須足資母儀表率者，自不能隨便接受一兩度離婚之美國婦人，以致妨碍皇室尊貴。於是這位登極不滿一載的英皇愛德華雖抱有合理的現代思想，不能不因個人婚事的限制，而棄其尊貴的皇位了。



青年園地

給綏遠將士們的一封信

長沙省立
女子師範持 潔

親愛的兄弟們：

我不知要對你們說些甚麼？你們是何等偉大的，我是何等的渺小，你們的人生是何等有意義，我這樣渺小的人來對你們說話，怎麼能達到你們的耳鼓呢？我恨我自己，這樣沒有用處的人，生在世界上究竟是作甚麼的？我整天的苦悶，精神上真感覺到無限的痛苦，恨不得奔馳到戰場上來，在你們休息的那聯間，我要來安慰你們那鬥爭的巨掌。但是，親愛的弟兄們！我如何能夠有人會叫我做狂人呢？我的情感常是被理智屈服的！

在那樣清涼沈寂的晚上，我常彷彿聽到你們的放槍聲，擣敵聲……和那悲壯雄偉的歌唱，那……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那些聲音是何等的使我興奮？我不覺要從床上跳起，拖開那沈重的壓着我的棉被，在你們的面前舞着，

彷彿你們還在繼續地：「今夜搭棚在那老地方，讓我們來歌唱……許多的心都傾向正義和真理，快睹和平曙光……」然而，然而我的英雄夢終歸是幻滅的，這樣渺小的人怎能達到他的目的？我只能大聲的喊你們，親愛的兄弟們：你們拿我的血去磨銳你們的刀罷！你們的刀，偉大的刀是很鋒利，能夠殺敵人的頭顱的！兄弟們：你們那裏知道我這種「跌馬冰河入夢來」的情境呵！這種情境是多麼痛苦的，我甚麼時候才能跳出這個火坑！

我記得，我曾見過你們的，那魁梧奇偉的雄姿，個個都是胸膛挺得高而且直，一致的步伐，是多麼高越而勇武的戰士呵！我不禁高聲的喊着：鬥爭的戰士，我們的天使呀！我一看到你們，簡直把自己忘記了，我想你們的生活，行爲，都是這樣的純樸整齊，你們的心一定也是一樣的，因爲生活和行爲是表示人的心境的，所以我想把我的心和你們融合起來，用你們那種真誠，劃一的心來鞭策我，使我努力，走向大衆化的途徑吧！我惡劣的心境被你們所

感動了，我要發出千萬個不願做奴隸的吼聲！

在這天寒地凍，塞北的河邊，繫着你們那飄飄的營帳，黃沙飛揚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上，北風呼呼地吹着你們深紅而強健的面孔，那兒，是充分地表示着你們的抗敵精神，你們的生活力，你們的偉大生命，偉大的中華民族，中華民國，這是未來的——最近的將來——世界的主人翁。你們是在掃自己生命途中的荊棘，更進一層是在衛護我們，親愛的兄弟們，你們是何等勇敢！何等幸福！何等偉大！我真快樂呀！我可以在你們高舉的青天白日旗桿下，向敵人捧笑，你們知道的，那些匪軍的後面，是站着我們永遠誓不兩立的敵人，那些帝國主義所驅使的涼血動物呀！他們簡直不是人，是禽獸，是惡魔，我們決不要再像從前一樣的怕它了，我們已看透惡魔的內心，用我們的槍劍，射穿那些惡魔的心肝罷！雖然他們很凶狠，可是我們有雄壯的體魄，有熱烘烘的血，我們的心是一致的，禦侮的精神是一致的，並且我們民族是世界上絕頂鋼強的，用正義和

平的自衛戰爭來掃除這些侵略的是易于推枯拉朽！兄弟們！我知道你們是英武，不怕死的，沒有甚麼阻礙可停留在我們民族生命的前途上的；但是你們所憂慮的，一定是後防的問題，怕後防的人民不長進，那你們儘管放心，現在我們可不比從前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總動員」的重要，凡我們每一個人所有的每一滴血，每一分力，每一點思想，一個金錢，都是費到和你們一樣有益於保衛祖國的上面，你們絕沒有所顧慮，有所牽掛，而搖動你們偉大的抗敵心；你們是大中華巨輪的推動機，我們便是煤炭……水，那些原料，我們知道，原料和推動機是何等的有關係呵！希望這個推動機在一致的軌道上，做着勇猛的前進工作，原料永遠增加，力量永遠是偉大的，負有重大責任的推動機的兄弟們！我們大中華的巨輪，一定是如我所盼望的前進着的！

我們心裏正燃着熱火，嘴裏正唱着禱告詞，手裏正做着你們要用的東西，我雖然在無聊的環境中，我還是不忘你們的，不忘我自己的責任的，我要努力的掙扎，努力的工作，與你們所有的朋友們，合着你們的步伐，使你們能顯示你們英勇的行動，顯示中華民族偉大的生命。

現在不能多寫了，會就誤你們的時間，我替你們祝福罷！艱苦的鬥爭給你們以這樣英勇健壯的精神和體魄，它更會給你們以偉大的成功！我相信親愛的弟兄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帶回敵人的頭顱，留着血跡的刀歸來吧！永遠的光榮在準備你們擁抱。

熱血洶湧在北國

北京非我

北方氣候比南方要冷，我早就聽人說過了，但還不知道到底冷到什麼程度，我真不料還未到陰歷十月的天氣，就紛紛的下了幾寸厚的大雪，到北平不多時的我，當然免不了有點詫異，我這才實地的領略了所謂「北方氣候」的真正味道。

我們學校裏原來定的是本月十六日開汽達生火爐，這樣恰恰適應了這下雪的天氣，好像是早就預知這氣候要變換的，——不料不好的消息傳來了，原來是喪心病狂的偽軍匪軍受某方的指揮企圖侵犯我們的綏遠了，他這種荒謬悖逆的舉動，凡我國民，孰不髮指，當然，我們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學生，更深的感到無上憤怒和悲痛，所以全校的同學和教授大家都一致的決定將我們應該享受的汽達和火爐暫停幾天，把這幾天所節省的經費全部獻給我們那在冰天雪地抗戰的將士們，——

當然，此外我們都有自動的捐款。

可是冷氣的襲人，也正像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使你難受，教室裏寢室裏……都呈得冷凄凄涼涼的，無處不是嚴肅的寒氣向你毫無情面的襲擊，同房的老了拿着書，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響的看書，——雖然他的身體被寒氣打得發抖。

我推開書本，望着窗外白森森的東西發呆，忽然樹枝上堆着的雪，被一陣狂風吹的一塊一塊的在空中亂舞，似乎現出這宇宙被他們征服的驕傲。這時我的腦海裏似乎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猛然聯想到離這兒不遠的綏東：「那兒不是一片白茫茫的一望無限的雪地和終號號的朔風嗎？我們那忠勇的將士，爲了保護我們的領土，捍衛我們的國家，爲了宇宙間人道和公理的伸張，穿着短短的征衣，拿着冷冰冰的槍枝在這深深的積雪裏奔着臥着；在敵人大炮炸彈下掙扎着，可憐！縮明無溫墮指裂膚，」他們毫不顧忌，「白刃交兮寶刀折，兩品覓兮生死決，」他們毫不畏怯，他們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是多麼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啊！剛想到這裏，我心中似乎投進了一個火球，將我那被寒氣侵襲的血液，燙得熱騰騰的，幾乎使我要流出汗來。

忽然「救」的一聲，老向推門進來，向我說道：「喂！你正在想什麼？我們預備進行絕食了！」

我很自然的報他一個極贊成極同情的微笑。

二五，一一一九，於北平。

棲霞鄉村師範的素描

南京棲霞
鄉村師範 禮 中

我來介紹一個學校給諸位讀者，諸位和他——

棲霞鄉村師範學校——來認識認識。

棲霞鄉村師範學校在民國十二年就開始生存於人世了。始則名為第四師範農村分校，也可說是本校的幼童時期。到了民國十六年，教育制度變更，第四師範與第一中學合併，改稱中央大學區南京中學，校本則易名為南京中學鄉村師範科，這也可說是本校的長成時期。直至二十一年六月，省政府決議鄉村師範獨立辦理。本校乃改名為江蘇省立棲霞鄉村師範學校，這就是本校的少年時期。以上是本校生長期中大概的歷史。

本校的校址，在京瀋路棲霞山南面二里許的棲霞鄉，居於兩大都會之間，東與省會昆連，西與首都接壤，鄉之東北有棲霞山盤踞著，揚子江繞迴着，形勢非常險要，地勢也非常雄偉。現在已成爲國防

的要塞，山上駐有重兵，築有砲台，風景很幽美，古蹟頗多，每值深秋，柏赤楓丹，滿山一色，足以怡情悅目，所以遊人絡繹不絕。本校的學舍，就處於山的南麓，我們享受這個幽美的環境，真彷彿天之獨厚我們了。

本校的性質，其他中等學校完全不同，他是以鄉村兒童及農民爲對象。所研究的學科，都是關於鄉村教育的資料，以備到鄉村去訓育兒童，造就國家未來的棟樑，謀復興之道，倡導農民合作，協助農民生產，增益農民生活，改良鄉村組織，促進鄉村自治，普及鄉村教育，這是我們鄉村師範唯一的願望！

我們的校舍，很是簡陋，不像都會裏的學校，是那樣華麗的西式洋樓，這也有原因的，我們是鄉村師範，要以求適合鄉情爲目的，所以我們的一切生活，都是鄉村農民化，與農民打成一片，但是也不能不略加設備，以作理想的模範鄉村，校舍雖說是簡陋，却還是西式平房呢！而且爲整齊清潔，別有風味，在鄉村裏，也屬可觀了。所以一跨進校門，就是一條很長而光滑的水泥路，——名導師路——兩邊栽著行列整齊的法國梧桐和女貞的籬圍。路的右邊靠近校門有推廣部辦公室，北爲來賓接待室，校

長辦公室，教導部辦公室，事務部辦公室，級導師辦公室，聯爲一排，再向東有兩大排平房，則爲各級的教室與自修室及寢室，圖書館在後排的中央，在這平房的前面，有棲霞公園，園內雜植四時的花木，點綴風景，亦頗足欣賞。折而東行，則爲龍山之麓，山之南部，築有調養室三間，中設醫藥室，向東就是理化教室與理化儀器室及動植物標本室，再東有倚山而築地位優越的導師宿舍三間，更東則築山成坡形，砌以石階四十餘級，上築來賓休息室五間，在調養室北部，龍山半腰，築本有氣象台，並裝有風向器。若沿山麓北行，可見方形的導師宿舍十三間，西經小橋，就到了本校的廚房，廚房的南面，有管理員室，儲藏室，理髮室，男生浴室，女生浴室，北爲工人食堂，向西又到了農場管理處，經木橋達發電機室及碾米室，室北有很高的自來水塔，塔南就是棲霞工場，裏面又分木工組，金工組，竹工組，裁縫組，排字組，印刷組，裝訂組，粉油及粉刷組，本年度還建有盥洗室及飯廳共十二間，此外還有消費合作社在校門的對面，以上是棲霞鄉村師範的一個輪廓。

人生的旅程

啟才編
習學校 趙德芳

人生的旅程難道是這樣的麼？但是至少在我

是這樣的——

四面是黑漆漆的一團，暗得看不見自己的手，看不見自己的足。路是崎嶇的，碎屑的石子又是這樣多；叢生在地面上的是荊棘蒺藜吧，這樣的刺人！

我就在這旅程上走着走着——到現在已有八年了。

在我的肩上，似乎還負着一個大包袱；但我從沒有卸下來看一看裏面究竟藏的是什麼東西，不過覺得這包袱却是一日日的在加重下來。有時當我走得萬分疲乏的時候，實在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於是就坐在路旁石上休息一會，但我立刻覺得我的眼前更昏黑起來，同時刺人的荊棘也更快地生長，把我圍在垓中。我大大的恐懼，我大大的驚惶，於是我爲了生存，不得不即刻重又站起，咬緊牙關，忍着心靈的疼痛，拖着累乏的軀體，搬動僵硬的足趾，被荊棘的再往前走。

好幾次我想停留不再前進，甚至於想向後走，但當我真的要這樣的時候，我彷彿看見我的四圍出現了一個個的陷阱，有幻滅的幽靈之光閃爍着，隱約的看得見一具骷髏，我感到陰風颯颯，毛骨森然，戰抖顫慄起來，我再也不敢停留，趕忙拔步飛跑，向着前路奔去。雖然好幾次我都重又回到原路

上向前進，但我曉得我是落後，本來同我並排進行的同伴，現在他們已超過了我，所以我非得用加倍的力量去追趕他們是不行了！

又好幾次我幾乎被旁邊歧路上的野花幽香迷惑着，想向那裏跑去。但當我細細一看的時候，我不免又要心驚胆顫起來。隱約地看出這路的兩旁邊是削壁的高山，下面是幽壑深淵。在這裏，有着一個個黑色的頭顱蠕動着，掙扎着好像就想出來。同時更使我肉跳的，使我終於不爲所迷的，是我的一個同伴和另外一個同伴留給我一個絕大創痛的印象。我親眼看見我的一個同伴，本來他是一個很努力奮鬥的青年，後來不知道怎樣一來他聽信了另一個同伴的讒言，他們兩人一同很快的向那條路上跑去了。起初他們是歡樂的，舒適的，踏着輕鬆的步伐前行，但是後來路突然變得窄了，不一失足，兩人終於都墮陷了下去。一個同伴雖然立刻覺悟了，努力掙扎着爬了出來，但他已是遍體鱗傷，精神萎靡，在同時的同伴的前進過程中，他顯然是落後了；那另一個同伴，一時執迷不悟，繼續纏着，因而逐漸淪陷下去，最後終於淪入萬劫不復之地，則悔已遲矣。

有時——還是難得的們了一個站頭，每會有

成就（不是成功）之光，迅雷般的從眼前閃過，照耀一下我的前程。——我的勇氣增了，精神奮了，心靈之花也開放了，同時背上包袱中這一部份的重量似乎也移去了。我口中噙出一口輕鬆的氣，忘記了疲勞，忘記了危險，重又跨開步伐，再去闢我的前程。——渴望着再一次的成就之光從我眼前再現！

一九三六，十三，于浦東。

良華印刷

承 接

| | | |
|------|------|------|
| 中西書籍 | 報章雜誌 | 西式簿記 |
| 彩色圖畫 | 鈔票版 | 各種標 |
| 禮券招貼 | 三色銅版 | |

上海新開路大馬路四九號

電話：三六七九號



偶 然 的 配 偶

索利茲基著
張式雨譯

莫斯科電氣總公司內面一個青年技師伊凡諾夫，他揀選了一個小姑娘，做他最初的妻子。這個小姑娘，不知什麼姓名，我們姑且假定她為泰尼亞罷。他倆到了同居的時候，泰尼亞剛剛十六歲，還在學校裏走讀。過了一年，他們生下男孩子了；再過一年，他們夫婦別離了。剛剛建設的一個小家庭，為什麼破壞，甚至於離婚呢？我問過伊凡諾夫本人，他這樣的答覆：

——可是，在其實在沒有法子，那個女子老早就使我冷心的了。

他們分別以後，伊凡諾夫馬上和電氣總公司內一個勞動婦人尼娜結婚。剛剛過了一年，又生下男孩子，不久又是離婚。不過這次的離婚，和前次離婚原因有點不同。這個女子和他的愛情雖然很熱烈，祇是不會料理家務，不知計算，不像一家主婦；譬如說，叫她燒一樣小菜，這是一回小事，她沒直次不燒的，他每個月拿薪水交給她，也不會支配用途，做妻子是絕對不適當的。雖然教訓她幾次，也是無濟於事，無論怎樣，都是弄不好的了。那個女子確是領特別薪俸的專門家的妻君，他所需要的是能依普通薪水支配用途的妻君。

他馬上又到第三次的結婚了。這次的妻君，是本公司內一個筆耕的貯沙。可是這次的速度，還要加快，只有繼續到兩個月就分手了。後來，據伊凡諾夫自己說，這不過是八月底的事。

——戀愛是自由的——這是他臨別和妻君說的——戀愛如小鳥一

樣，不能不自由飛翔。

他正想振翼高飛，效那小鳥一樣，忽然第四次的結婚期又來臨了。這次所選出的新婦，是一個教育家。而又是如伊凡諾夫心裏所想像的「世界的女子」的「麗達」，可是和「世界的女子」做夫婦，是不容易維繫的。她經過一年，就是墜胎，再也沒有舒適的日子過了。為什麼呢？那女子第一和驚一樣的瘦；第二洗多衣服，就擦破皮膚；而第三又是一個毫無新鮮氣味的女子。這都是他說的。他追求理想的化身，渴望精神的高邁，殊不料到手的，都是無趣的俗物。

於是，他又別開，作第五度的結婚了。這次的婚姻，現在雖尚在夫婦形式的階段中，結局固未可豫料；但依照前四次的成績來判斷，當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體。他的事既然很有興味，他的技術也有充分的把握。對於社會上或裁判上的誤解，他已經預備着一種簡單的辯解的法式，說這是野合，不是結婚。就是和記者會談的時候，他至少也是這樣說。可是對於偶然的邂逅，誰肯負責任？

說到這裏，在數年裏面，離了五次婚，拋棄了兩個孩子，恐怕再沒有第二例吧！關於這一種理想的探求，大概無須註釋。到了這個時候，吟誦「自由戀愛」的詩人，纔將假面具揭開，露出卑鄙醜態，而且醜惡的平凡容貌。不過這不是一方的問題，歸咎一方面，也不是正當的辦法。結婚和家庭問題，不單是

男子應該負責任就是女子亦當自覺有責任。伊凡諾夫當然是個下等的男子，是寡廉鮮恥，無惡不作的痴漢；可是那班往來現身於結婚繁華鏡中的小姐們，太太們呢？她們究竟怎樣呢？這班女子都是受了欺詐，遭了誘惑，做了他的犧牲品的麼？都是瞎子麼？一個也沒有看出他的真相麼？難道看了戲臺上的什麼十美八美，心中存着一種佳人才子的思想麼？或者和他結婚的女子們縱不說都和伊凡諾夫自身一樣無總之，也是和他無分別，所以有這樣的行動和結果。這種事態，在我國就該充滿着重要而且深刻的意義。

果然不錯，伊凡諾夫的最初妻泰尼亞和他別後，不上幾個月，也改嫁了。一年後亦和新夫離婚，現在據說又要和第三個丈夫結婚了。第二妻尼娜，當伊凡諾夫說要和她分別的時候，她答道：「有夫無夫，並不關緊要，夫好比身傍的什物器具，要多少就有多少，決不會因此啼哭。」話未說完，早已跳開了。第三個托沙，現在猶在說：「她當初祇爲伊凡諾夫，一副可愛的鬍子所迷。」

他倆在結婚以前，不過只有一日的相知，沒有真實的深刻的感情。常言道，人心各如其面，以一日的相知，即托以終身，生涯與共，可謂草率已極。講到這裏，我又想起最近在社會雜刊欄讀過一件事情。據說有某女子結婚一星期後，被他的丈夫奪去衣服什物無數，逃走無蹤，向法院起訴，結果，丈夫得了一個詐欺取財之名，其實都是比較細微的問題，不消說得；只因那女子不能得其夫的姓名告發，所以法院也無法提訊。這一件大事，就作罷論。

伊凡諾夫的五個妻子，都是知道他的姓名的。可是那班婦女，除了這張旅行卷上所記載的事體以外，關於結婚的伊凡諾夫，還有知道什麼沒有呢？譬如說關於他的「內的世界」怎樣？關於他的「人生的性質和內容」怎樣？以及他的「見解，性癖，習慣」又怎樣？諒來什麼都不知道。那些女子竟

有爲他一副可愛的鬍子所滿足的，慾望未免太少；況且連不知道鬍子是什麼東西的，在他們對他，猶之在他對她們一樣，只有邂逅，情交，偶然的配偶。而其本身所留下的孤兒呢？自己所破壞的家庭呢？與種種不正行爲相關的道德狀態呢？關於這些問題，和技師伊凡諾夫沒有加以考慮一樣，那班婦女誰也沒有加以考慮。這是很明白的事，倘若不然，就不會有結婚離婚到五次之多了。那班婦女都已變成自由所創造的戀的小鳥，只有各自分飛罷！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我國大多數的青年，對於婚姻問題，大都有健全的把握。我們很知道整千整萬以及無量數的結婚，他們都是以深刻的感情，真摯的友誼相結合，并以共同的目的和利害爲基礎，構成蘇維埃的家庭的強固且健全的細胞，而以其永續的，真內在的熱情的結婚，發揚新社會的特色。但同時也有像這種「偶然的野合」的無價值哲學，拋棄家庭責任，破壞人生活道，貽害社會者，比比皆是。

現在有個實例，我們這裏有一個青年女子阿麗亞德的書信。他是在烏克蘭地方某農村管理農家的一個共產青年同盟員。他所問的是她本身在女性及人類上的權利和價值，是否應該擁護。緣去年新年，有波爾塔發農業建設專門學校學生該·依·耶夫諾，爲實地見習來到此地，他們由認識而結婚，一個月後該學生用其穢污的手段，將女子侮辱一番，然後遺棄而去。以後她查識該生曾有「髮妻」在波爾塔發。要之，此種事件雖到處皆有，然不外於時日問題。他們自從耶夫諾到來，只有七日，即行結婚。在七日內面，所知幾何？況且他們僅僅只有工作時間，才偶然相會，不消說，耶夫諾的行爲，就一般而論，已是卑劣不堪；況且他又共產青年同盟員，更當加上一重罪惡。這定關於耶夫諾方面當然的結論。至於女子方面，爲什麼只有七日間，剝那的接

就與男子結婚？她所想的是什麼？她究竟以何種真實的友情相感召？她縱不以自己的身分爲重；也該知道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結婚正是課役個人對於社會負責。她當然不會想到這些問題上來，不過爲偶然的性慾所衝動，遂一見如故，二三次會面以後，就突然結婚了。所有一切什麼什麼，都無非是「突然」而已。現在怎樣呢？她已經懷妊，獨居煩惱，苦不可言；而且身罹重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要之，大好青年，業已變爲殘疾；一本慘劇，都由自作，夫復何言！

這裏還有一個同樣的事件：就是哥利哈教員養成所所員章·哀姆·尼克金，因休假到俄克羅夫地方某國營農場，結識一青年小姑娘，名叫巴宜的。他們在早晨會面，晚上結婚，十日或五日，只有十小時接近。不久，巴宜做了母親。因爲尼克金已有妻子家庭，不能和巴宜同棲，這是很明顯的事。那女子受了殘酷的刺激，不覺茫然。她想一般的蘇維埃青年，尤其是身任青年教育的蘇維埃教育家，斷無遺棄她之理。她就設法向尼克金所服務的高等專門學校的社會機關起訴。她很憤慨，不消說，她是正當的。像這樣的事件，是破壞生活的。但是這裏也是一樣的，爲什麼她向裁判所提出書類之際，連那男子的住所，工作，年齡都不能告訴其大略，又何能成爲他的妻子呢？這種結婚，愛情，不知成何態度？他方尼克金雖未受裁判所處分，但自身爲良心所譴責，只得情人和巴宜說好，暗中津貼養育俾資撫養。方期息事甯人，自此太平渡日，殊不知此事爲本妻所知，家庭中頓起風波，一日決裂，一日，情形無異地獄。又尼克金除本妻之外，尚有兩子。他們對於一切事件所得的都是病的體驗，而於其柔弱的膀上，又加上這樣的重担，從表面看去，他們好像沈靜無事；倘若將其內容揭破，他們的心中實如刀刮一般。

「偶然的夫婦們」的周圍，像這樣的慘劇很多，動輒發生。譬如莫斯科有一醫師，名叫卡·哀爾·善爾門托利。他本是一個很著名的醫師，只因和某姑娘發生關係，那姑娘結果腹中有了懷妊，當以實情相告，說將爲他生子；然而孩兒她不能負責，但亦不能拋棄。善爾門托利醫師就其精神的影響的階段，將活小孩當做死小孩處理，從母胎裏取了出來。以後這個忠實的醫師也照着「偶然的同伴們」的慣例，不消說，立刻離開那女子。真是沒法，戀愛是自由的，早已望望然而去。可是那女子出院的時候，差不多是廢人狀態。爲什麼呢？她因餘病併發，壞了一肢足，有幾個月內面，非有衛生棒不能行走，這些事害了她的神經系統，結果遂使她變成一個精神錯亂的人。「偶然的野合」——這個就是她的結果——被殺的胎兒，和殘廢的人生的生命呵！

現在更來說一件稍稍不同的事實吧！這件事亦有一種特色，家庭二字，他們對之異常冷淡，並不負責任。地下鐵道建設所的勞動者，名叫特·該·得·米托利哀夫，他在莫斯科租了一間房子，將他的兒子從鄉下叫到城裏居住。他的兒子名叫亞歷克賽，與一個女子名叫尼娜·普利霍韋奇結婚不久。他們到來，就移入那間房子居住。一對新夫婦，倒也要好，過的圓滿生活；不料不幸使在其間來臨了。爲什麼呢？亞歷克賽罹重病而死了，只留着尼娜一人居孀守寡了。兒子之妻，應該是家庭中的戚族，那女子一定是爲同情與顧慮所包圍，這是可以想見的。然而明明由「偶然的配偶者」的心理所貫徹的得米元利埃夫，他的態度却出人意料以外。這個妻而有這個家庭，情交野合。然而對於這個野合，誰該負責，誰去實在考慮？少年喪夫，已經不勝悲慘，何況處此穢濁家庭之下，受此委曲，有口難言，天下不幸，莫過於此！女人縱不予以援助，也不該加以逼迫，縛其手，取其物，並想將她驅逐出屋。——他正好自尋「

「配偶者」吧！——得米托利埃夫忽然因兒子之死，遷怒於尼娜。從她手裏取盡亡兒的所有物，初則嘲弄，繼且從精神上物質上，加以徹底的壓迫，更把她當作敵人看待，公然向法院提起訴訟。關於亡兒所要的埋葬費，也想在她身上取資。他將所要求的物件，開了一張賬目開人聞千古所未聞的紀錄。賬目內面共計十三項：從花園，絲帶，骨壺起，至汽車夫及看守人的酒資為止，一一列舉，似很嚴重；還有辦給死人穿的拖靴，和死人的照相架，也未遺忘！他所客情的，不是妻子，乃是情交！他所優待的，不是家庭內的親族，是偶然的同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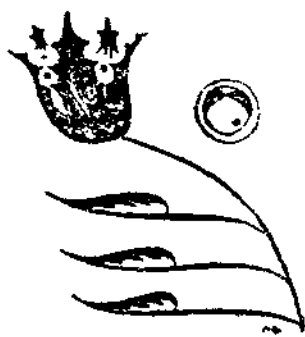
消說，這個問題當然悠關目下地下鐵道建所的黨機關的面子，但雖如此，事實依然是事實。

再回頭重說幾句：此等一切事實，當然只有一部分的人如此。若認為一般化，却是大大的錯誤呵！蓋此等事實當不過是污辱我輩生活的舊社會的殘存物，然而當今的社會，此等事實依然存在。我們為要創造強固的而且健全的家庭；而奮鬥，不憚口舌，三番兩次，舉例說明，原想用我們所有一切手段來撲滅這種事實，務使絕根，才快我心。諒閱者亦當有同情的！

編輯後記

時間過得真快，本刊自從七月一日發刊以來，轉瞬間已經出滿第一卷了，而民國二十五年也將過去，正在這時，我們的國家却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不幸事件，張學良在西安叛變，並切持蔣委員長及陳誠錢大鈞等高級將領十餘人，幸而中央處置得法，而全國民衆也表示了空前的熱誠來擁護政府，所以叛變不久當可蕩平，中央方面也決不會受到什麼影響；爲了青年讀者們澈底認識這次事變的真相起見，本刊除了在論壇方面作嚴正的批評外，更轉載了胡適先生的一篇文章，胡先生的文章對於西安事變有很公正的言論，一定可以幫助青年們對國事作嚴正的判斷。

二卷一期爲「中學師範各科學習法專號」，各篇均特聘專家撰述，篇幅倍增，預定者不另加價。



一個弱女子（二續）

曼青

有一天公司中來了一個皮鞋舖跑街的人，好

幾個同事都去向他定鞋，我也去定了一雙價值六

元的皮鞋，以了心願——我很久就想買雙皮鞋穿

的，總苦於沒有錢買。說明錢由公司在新金中扣還，

又去將我媽和嫂嫂叫我買送她們的手絹襪子在

公司裏買了。錢當然也是欠着的，這是因為公司方

面說，爲使我們這些職員便利起見，特爲介紹一家

鞋舖和一個時裝裁縫，並且還可以賒欠，等發薪時

由公司代爲扣還。而公司方面也同樣的可以賒物

品給店員們，縱然所欠的數目已過了你的薪金也

不要緊，可以在第二個月再補扣。但是職員們却須

遵守一條規約：凡是本公司職員所用的物品，祇要

是公司裏面備得有的，就不准向別家鋪子去買——

——公司賣物品給職員們，價格却和賣給一般顧客

的沒有兩樣——如買了別家的東西，一經查出，就

以犯規論，輕則扣薪，重則革除職務。

這樣了願快樂地過了五六天，不意在第七天

我竟開始碰到了不快的事件，同時我和Y也就在

這天認識了。

在當時的P地，還是深陷在封建勢力之下，革

命的潮流，不過才開始輸入，雖然也曾鬧過幾次的

學生運動，高呼過一些平等自由，解放和提高女子

人格的口號，可是這微弱的力量，並沒有把那根深

蒂固的封建勢力剷除絲毫。因此蔑視女性的惡習，

在一般人們的心中，還是牢牢地保持着，尤其是在

一般男性的心目中，認爲那個在P地是破天荒的

女子商店，不啻是他們的新的消遣地方，因此我們

這般不幸的女店員們，遂不斷地招受到他們的玩

弄和侮辱。

我所管的部份是襪子，手絹，以及毛巾，襪帶等

物。賣襪子和手絹這兩樣東西最討厭，尤其是襪子，

是一般無賴們用來搗國的一個最好的工具。有一

天在吃完午飯不久的時候，忽然來了三個學生模

樣的青年，要買襪子，說了顏色尺碼，等我照樣拿了

出來，一個個假意拿在手裏翻看了一下，互相做了

一個鬼臉，齊聲說：「不好！再拿幾樣別的顏色看看。」

「又拿了幾樣出來，還是什麼「太大」「太小」

「顏色不好……搗了半天亂，結果終竟一雙沒有

買。却不住的用幾雙鬼眼上下的打量人，嘴裏更有

搭沒搭的問我：「住那兒呀？」「姓什麼？」「一個月掙

多少錢哪？」的鬼話，又拿起我的發票本來看，見我

簽名是用英文，便說：「喝，還會英文哪！」我恨不能

罵他們幾句；但又恐一鬧起來時，又像蠻司楊似地

被那位鬼管理員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頓當眾罵一頓，

才更不值得，還是自己壓着氣，裝沒聽見，板着面孔，

給他一個不理。直等這幾個鬼走了，我才長長地透

了一口氣。

傍晚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子官

像買了一打手絹和兩雙襪子，這位先生更妙了，竟像審問犯人一樣地問我：「姓什麼？叫什麼？十幾歲了？家裏還有什麼人住在那兒？我的回答，還是個不理，祇悶着頭把賬寫好了，去補了零頭給他，他又問我：我還是不理他才沒趣的走了。在晚上快要到「收業」的時候，呆呆地坐在玻璃櫃旁邊，想起白天的事還有些餘怒，同時又聯想起密司楊揮罵的事來，真是令人不平。她在我對面食品部當售員，昨天有個討厭的顧客借買東西為名，說俏皮話拿她開玩笑，氣急了把那一個鬼罵了兩句，誰知那個鬼反倒不依的鬧起來，管理員走過去也不問是非曲直，就把密司楊罵了一頓。等「上門」後，密司楊約着我和密司張到市場去逛，在路上又提起鬧架的事，她悲憤地說：「唉！真是見鬼！在家裏受嬌娘的氣，出來做事又掙不了幾個臭錢，還常常受顧客和管理員的氣，真不值！我早就想不幹，無奈前後零零碎碎地在公司裏除的東西，還欠得廿幾塊錢，一時又還不了，祇好耐着氣，再做上一兩個月，祇要把這筆賬一還完了，馬上就辭了這「倒頭」事不幹啦！她氣呼呼說完之後，隨又轉過臉來對我說：「密司王聽說你前天在公司替我來的那家皮鞋店定做了一雙鞋，錢也是請公司裏代由薪水裏扣還的，我勸你以

後千萬別祇圖拿東西的時候可以賒賬，就隨意的拿，免得將來像我一樣想走時叫債務給牽制住不容易脫身。」我回想她這誠懇的勸告，想到自己這一月的薪水已有十分之八九不是我的了，不禁自警了一下：以後決不要再拉「賬了吧！」

正低着頭呆想到這兒的時候，忽被「喂！你賣什麼的。」一個不客氣又含有輕薄意味的語聲警覺了，我沒有好氣，頭也不抬，半含怒意地說：「你自己不會看嗎？都擺在玻璃櫃裏的！」對方不做聲了，過了幾分鐘，忽然很柔和地說：「對不住！請你把手絹拿出來一樣來看看。這時我抬起頭來向他看了一眼，那是一個官僚式的青年，看他那東倒西歪的樣子，知道是個醉鬼，我不禁有點胆怯，怕他借着發瘋來麻煩。一面隨手拿了一打手絹出來給他看，一面心裏暗暗地在罵他：「醉得都快站不住了，不說是回去挺屍，却還到這兒來「遊魂」。我今天真是遇鬼了！他看了一看那手絹的質料，問了價錢，就叫我包好，付了錢，遂又一擺一擺地走了，我不由地念了一聲佛。

剛預備把這一天的賬結算一下，又來了一個好像會武功的胖子來買襪帶，我正領他到別一個櫃子前拿給他看的時候，忽然K君來了。他問我做

這事覺得累不累。我回過頭來含着笑剛要答覆他的話的時候，一眼看見剛才買手絹的那個醉漢正站在K君背後，微笑着對我注視，我不由的有點惱，馬上收了笑容，和K說了句「還好」，就仍然回過頭去招待那位顧客。這時K君又進一步來站在我的身邊，笑對那位顧客說：「李君！東西選好了嗎？」那個胖子點點頭，「好！那末等我先來替你們介紹介紹！K說着便回過身去指着我对那個醉漢說：「這是敝親密司王。」隨又指着非醉漢向我說：「這位是我的好友Y君，這位胖先生是Y君的鏢師李君。」

聽了他的介紹，我才明白這個討厭的醉漢就是K打算介紹給我的朋友，心裏這樣自語道：「原來是這一個討厭的青年嗎？我一面沈吟，一面隨便地和他們招呼了一下，正預備去把李君買的東西包好，把多餘的錢找給他，K君又接着說了：「密司王！Y君聽說你會跳舞，今天特約我專誠來請你和密司沈，另外還有一位密司錢，去XX飯店的舞場去。希望你賞光！」這突如其來的邀請，使我惶恐起來，深怪K君未免太多事，我的跳舞還是他最近才教的，雖學會了九種，可是還未必能出場，想不到他這樣快地竟向人變舌，假如剛剛和我才第一

次見面的要和我跳的話，那真就苦我的所難了！看那光景，這個局顯然是他布的。他明知我素來不願意到那些熱鬧場中去的，却偏有意來作弄我！況且到跳舞場去，回家一定是很晚，家裏的人豈不要罵我嗎？又想到Y方才的無理，我更不想去了。

正在躊躇着不知道要怎樣推脫才好的時候，不料Y君忽然含笑向我說：「蜜司王，我看你有點像不願冒險的樣子，不過我今天是專誠來請，想來總不能不賞臉吧！如果因為我剛才的唐突，而不肯賞光，那末我現在先在口頭上向你道歉，等到了X×飯店時再行三鞠躬禮來陪罪，成不成。他這樣厚着臉皮一說，倒弄得我這初和男性交際的人，很難為情，祇好勉強答應了。

K君聽Y說到「唐突」的話，忙問是什麼事，Y君對他說了一遍，大家一笑而罷。Y君因有別的應酬，約定留K君在這兒等我們工作完了後，一路去約密司錢，先到X×飯店去等他。

X×飯店，是P地數一數二的外國飯店，舞場佈置得很富麗，一對對的舞侶中，外國人佔多數，少數的是中國執棒公子和嬌小姐們，女人們都穿着極漂亮時髦的服裝，就是在我們這一羣的兩位小姐們，也是穿得很美麗，全場中，祇有我一個是藍布

衣青裙子的學生裝束，相形之下，實在覺着寒酸得很。我自己在那場中也很偏僻，但是主人Y君對我妙像比對錢沈二位密司還格外要殷勤得多，在大家幾次教誨之下，祇好大着胆厚起臉皮，同試跳了一回狐步舞。

散的時候已快一點鐘了，由K伴送我回家，在路上他很高興地向我說：「娟妹，我說的話不錯吧？Y他對你比對密司錢她們要好的多哩！只是你太害羞了，往後要學得大方點才好，這有一件你要謹記：沒有得我的同意，你絕對不能允許Y同他單獨出着！」我沒回答什麼，默默地點點頭。

回家這樣晚，我以為大哥多少要罵幾句的，那知他聽了我的話，又看了Y在舞場中給我的名片以後，他不但沒說什麼，反殷勤地慰問我道：「你忙了一天，也該乏了罷！快去睡罷！」

這一天的生活，多麼新奇而生動——和男性交際，進外國大飯店，上跳舞場，而且居然也跳舞了，回家那樣夜深，不但沒有受到呵責，反邀哥哥一點慰問，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呵！我高高興興地睡下，眼前好像閃耀出一條光明的坦途下……

從這一天以後，家人們對我的態度，越發客氣

而親熱了。

那晚在跳舞場中，Y說他有要事，要過兩三天就要回T地去，約我們第二天晚八時在黎明電影院內的食堂吃飯，並在那兒看電影，請我和密司沈務必告一點鐘假——因我們九點鐘才下班——密司沈答應了，我當然不好不答應。

第二天黃昏時候，K因事路過公司，順便進來看看我和密司沈，他先在那邊和密司沈談了一陣，隨後走來和我立談了幾句，告訴我他晚上不能來約我們了，請我和密司沈早點一路去黎明食堂，不要害他們久等，說完他就走了。我正想去問密司沈告假了沒有，不料那個幫助我們包東西姓張的男僱員竟走來板着臉，很不客氣的干涉我，說我不該在公司裏和男朋友說話，說過之後，大模大樣的走了，我又氣又羞，不由得哭了。密司張走來勸我不必為這點小事氣苦。「可是這怎能叫我不氣？」我向她說：「不許在公司裏和男朋友說話，可是跟男朋友說話的人多着哩！像密司沈和她的姑姑們那一天沒有幾個男朋友來，那一次來不是又說又笑地鬧半天才走，他怎麼不去干涉她們呢！況且今天K君來還是先和密司沈談了很久才來找我說話的，為什麼他又不去干涉祇責備我來呢！這不過

因為她是經理的姪小姐，而我僅僅是個小店員，自然可以欺負，這真是太不平了！唉！人窮了，就該處處受氣嗎！我正在說着，那位來代理管理員沈太太的她的弟媳走了過來。她看我在哭泣，便問密司張是什麼回事，她聽說之後，也勸了我，並且說回頭她會去斥責那個不該干涉我的男僱員。經了她們的勸慰，我的氣也漸平了。不過心裏總覺得委屈。Y的約也無心去赴了。還是密司沈再三地說，才勉強穿上密司張上午為我帶來的大衣——她對我太好了。她見我穿的衣服太單薄，又明白我沒有再厚一點的衣服，這天特意把她的大衣借我。唉！這種深摯的友誼，我現在回憶起來還很感念哩！

到黎明食堂時，Y、K、密司錢以及那位鑲師都在那裏了。他們份份質問我們遲到的原因，我忸忸着還沒有說什麼，嘴快的沈就指着我說：「她今天在公司裏被人氣哭了，氣得連這兒都不想來，還是我勸了半天才肯來的，所以來遲了。勞你幾位等久了，對不起得很！她說完了用眼光往衆人的臉一掃，得意地作了一個嬌笑。Y趕着問是什麼事，我覺得難以爲情，一邊急着「說沒有這回事，不要聽他瞎說！」可是一面不禁因地這一提又有點悲酸起來。Y聽得的語聲中含得有哽咽，更加追問得急，密司

沈遂一五一十地說了。表示很客氣的樣子，立刻要派人去打那個姓張的男僱員爲我出氣。其實他那種表示也未必就是真的，騙騙我這個孩子完全信以爲真，深怕他真果叫人去打鬧出事來，趕忙攔阻道：「不必這樣吧，我已經不氣了！」他還在那裏發出怒聲的聲音，隨後說祇要我喝三杯白蘭地酒，他就可相信我是真的不氣了。三杯白蘭地酒不是玩的，我推辭不喝。他立起身來讓着還是要去打那個姓張的，我無法祇好喝了。他也陪了我三杯，並請在座的人各陪我一杯。經他這一鬧，我心中的餘怒不覺消了。

飯後一同散步到電影場去。Y包了兩個廂房，K讓我和Y和李君坐一個，他和錢沈兩位坐另外的一個。我覺得有些不好，但因為是他分派的也就依着坐了。開幕未久，Y便將他的椅子移過來靠着我的，也不管銀幕上在映些什麼，祇管湊近來向我這樣那樣地說個不休。我向來看電影時是最喜歡靜默的，見他這樣的聒賦，委實有些不耐，可是既不便阻他，說又不好不理，喜得唯唯否否地應着。他分明在向我進攻了，幾次想來握我的手都被我躲閃過了。幼稚的我，對他這種舉動沒有好感也沒有惡感，祇覺得難以爲情。休息時我就借故跑到密司

錢她們那邊去。K幾次催我回原座去，我羞澀地搖了搖頭。他見我不肯過去，就讓Y過來。我對他這種熱心真有點莫明其妙。散場時Y又很客氣他替我把大衣穿上。下了樓後，猛想起我的手錶還擱在茶桌上，正要返身去取，Y便搶着跑上樓去替我取。密司沈好像有點醋意似地說：「密司王，你好福氣呵，有這麼好的一個聽差！」她說的時候在那不自然的笑底背後似乎還隱藏着一點恨意——她這恨意在後來終於找着個機會向我發洩出來。——大家聽了她的話鬨然一笑。我雖明白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祇好低下頭來，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一個人趕先走了出去。分手時Y問我家有沒有電話，我把我們借用的一個電話告訴了他。

一夜在甜適的濃睡中過去，醒來時紅日滿窗，小鳥兒在院裏的槐樹上啾啾地唱着他們的晚歌。我梳洗之後，走出大門，正要往公司裏去，對面那個巡捕關子裏走出一個巡捕來向我說有人打電話給我。我走去一聽知道是Y向我說話。他說他今早沒有趕上車到T地，去想邀我這時到城外去玩。我問他還約得有誰，他答說要我先允許同去他才告訴我。因爲這天不是禮拜，我不便又向公司請假，便婉言謝他。可是我素來面軟，性又貪玩，並且想到昨

天受的悶氣，心裏還多少留下一點餘恨，所以經他一再地請求，便答應了。他聽我終於允許了，便說：

「那末，好極了！我馬上就坐汽車來接您，請您在府上的門口等着我。」

他說完了這幾句，沒有等我來得及問他還約得有誰，便把電話掛上了。

不到一刻鐘，他與匆匆地來到我的門口。我見他是單獨一個人，怔了一下，有些遲疑起來。聰明的他，好像知道我的心理，忙說：「K一回也許會去找我們，他又說他已替我請了半天假。不等我再說什麼，就催着我上車了。依他的意思是要出城去的，我恐時間來不及，提議到公園去。」

是春寒峭情的早晨，天氣是那樣的冷，時間又是那樣的早，園裏除了我們之外，是再沒有其他的游客了。這種冷靜的環境倒很適合我的孤僻的性情。兩人隨意走了一轉，就到一個備得有西餐的地方去吃茶。

那時茶房裏還正在打掃房間，見我們這兩位清晨光臨的客人進去，帶着神祕驚異的眼光向我們瞥了一下，隨即走上招待。我從來沒有單獨和一個男朋友出過門，更不用說到那樣的公共場所。所以我的身子儘管在隨Y走着，心裏總有些不是滋味。

一見茶房們那種討厭的神情，更加不安起來。偷

睛看Y時，他却泰然無事地在向茶房要單房間，於是我們被引進一間佈置得很精美的小屋裏去。等

我們坐定後，茶房們又是神祕而狡猾地相視一笑，才慢慢走了出去泡茶。見了這種光景，我急切地要

Y去打電話找K君來。他好像是不肯地挨了一陣才去，不到一刻鐘，回來笑向我說：「K有事現在不

能來，他約定一點鐘到我住的旅館來和我們相會。」一面說着，一面順手把門關上，微笑他走來和我

並肩坐在沙發上。他這不客氣的態度，嚇得我趕忙往邊上一讓。

——K不能來，他又是這樣一步一步地進逼，怎麼好呢？

我心裏不由又急又怕，萬分悔恨不該和他單獨來玩。走既不好，不走也不好，我這時真好似坐在

針氈上一般，紅着臉一句話也說不出。Y見我不說話，就找些不相干的話來說，漸漸的說到他的職務，

他的家庭和經濟狀況，他夫人的死，更說到他那兩個年才三四歲的可愛的女兒失母後的可憐情狀

來，最後很頹喪地說：「爲着孩子，爲着自己，我很想早點續娶，無奈人家一說聽有兩個小的孩子，都不肯許婚。」說完後，還不住的長吁短歎。我原是一個

最富同情的人，又是個胸無城府的十四歲的女孩

子，見他那種難過的样子，不覺隨口安慰他說：「密司特Y！不用太難過吧！這不算什麼，總有會願意的人

哩！」你聽了很高興地問我這話是真是假，我那時並不明白他那些話原是有有意說來試探我的，更不

明白他是完全把我的無心之言誤會了，才這樣追問我，祇覺得他這話問得有些鬱氣。我很想反過來

笑問他：「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那能知道會不會真有這樣的事呢？不過這種近乎玩笑的話，實在不

好意思說得，並且見他是那樣高興，也不便使他掃興，祇笑着隨口答應他「是真的吧！」

在吃午飯時，他問我有沒有英文公字。我告訴了他，他便說以後彼此間不准再叫「密司」與「密司特」，祇叫英文名字，誰忘了就罰三杯白蘭地酒。

他又說及他最近已和K「換帖」，K和我是親戚，他既是K的盟弟，當然和我也算是兄妹，以後

就不用不着客氣，他特地約我出來遊玩，也就是慶祝這件事的意思。對於他的表示親切的話，我老是羞

澀澀地含笑聽着。

自然，我也暗暗替K高興。這原是他所希望的，他在介紹我和Y認識之前，就說起過這件事。他說祇要他能和Y結爲譜兄弟，那他便不愁沒有好差

事了。如今他的希望竟能實現，我除了爲他祝福外，更不能不佩服他的手腕。

一點鐘我和Y一同回到他住的旅館去時，K已早有些不耐煩地在那裏坐候，我們上樓一轉灣，就看見他在一個門房口站着，他見我同Y一路進去，似乎楞了一楞，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和我招呼了一下，就問Y說：「你約我十二點半來，如今已經一點多鐘了，你到什麼地方去的？怎麼密司王又同你在一起，你們是在那兒遇着的？」他這一問，使我好生詫異，這不是明明和Y對我說的話不相符嗎？繼而一想我也就明白了。再看Y時，他是得意地向K笑一笑，也不說什麼，就讓我和K到他房間去坐，隨即走了出去。等他出去之後，K很高興地責問我爲什麼不得他的同意就和Y單獨去，雖然我一再的向他解說，他仍然不能諒解，他更威嚇我說，

假如我以後再有類似的舉動，那他就叫公司辭退我，叫我哥干涉我的行動，並且Y方面他有方法使他不能和我再接近。

在當時他大約以爲這樣一威嚇我，我必然就他的範圍，以後不會再敢背他去和Y交際，殊不知我雖是悔恨不該單獨和Y去玩，然而我有我的服軟不服硬的脾氣，並且也有我的自由，被他這樣無理地壓迫，反倒不甘屈服，我在那時便蓋意要故意氣他一氣，但便當面發作，所以祇鼓着嘴悶悶地坐著。

不多時Y進來了，我見他的臉紅紅的，知道他一定是去喝了酒來——他的喝酒得真兇，喝白蘭地，簡直若無其事般當茶喝。我見他來了，就向他告辭，他好像有點覺察出我是在不高興，但他無論如何不肯放我走。K也真狡猾，他這時也來陪笑幫

着Y留我，等晚上一路送Y到車站去。他更親自打電話到公司去替我告假，在K去打電話的時候，Y走來低聲問我爲什麼要走，怎麼還像是在生氣似的。我沒有言語，祇搖搖頭。

晚間送Y上車後，K和我也就在車站分手了，他不會像往常一樣送我回家，我也沒有要求他送。從此K對我的態度，很顯然是倏然地冷了。我對於他這種態度，不免有點奇怪，但是我不會去想到他是因那件小事存了芥蒂，更不會想到他有反過臉來毀我的一天。我早已從心裏把他威嚇我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抹掉了。若無其事地過着。

K對我越來越冷淡，而Y對我却日見熱烈了。Y很快地又回到P地來，我們又是天天在一起盤桓。K總是在場的，不過他是在敷衍我——尤其是當着Y的時候，他那假殷勤的態度是連我這小孩子的眼睛也瞞不過的。





讀書青年第一卷總目

發刊詞.....編者(一)

特 載

學生應利用暑假服務社會.....蔣中正(二)
 五十生日之感言.....蔣中正(九)
 蔣委員長革命事蹟.....潘公展(九)
 中國不亡論.....潘公展(十二)
 張學良的叛國.....胡適(十二)

論 壇

擁護統一.....君羊(五)
 青年自學問題.....志堅(五)
 中學生的課外讀物.....仝千(五)
 從新生活勞動服務團說起.....紹會(五)
 青年與時事.....君羊(六)
 我們應當學習國防知識.....志堅(六)
 民族的健康問題.....良知(六)
 學習生活的經驗.....家樑(六)

民族的曙光.....君羊(七)

論青年自殺.....志堅(七)

青年對於時局應有的認識.....志堅(八)

祝壽的意義.....君羊(八)

文學與生活.....幼俠(八)

論施劍翹為父報仇事.....良知(九)

武俠小說的影響.....志堅(九)

文壇上二個口號的爭論.....一得(九)

我們在目前所需要的文學.....友霞(九)

民族革命的偉大領袖.....(十)

建立統一的民族戰線.....(十)

綏遠剿匪禦侮的勝利.....(十一)

救國的途徑.....(十一)

非常的事變.....(十二)

青年的覺悟與修養.....(十二)

青年修養

非常時期青年應有之覺悟.....潘公展(一)
 刻苦自勵訓練自己.....周斐成(一)

非常時期的中國青年.....樊仲雲(一)

非常時期的青年.....周憲文(一)

非常時期青年之自覺.....陳白(一)

非常時期青年學生應有之修養.....陳濟成(一)

非常時期的青年.....陳高備(一)

怎樣去升學就業.....潘文安(二)

解決升學就業的基本觀念.....何清儒(二)

青年的假期社會服務.....蔣建白(二)

暑期的假期社會服務.....周斐成(二)

暑期是學生學習和服務的良好機會.....白(二)

怎樣去利用這暑假.....朱紹會(二)

我們怎樣利用暑假.....顧鳳城(二)

青年與戀愛生活.....莊子華(六)

讀書指導

讀書生活巡禮.....戴介民(一、二、三)
 研究中國戲劇的途徑.....趙景深(二)
 怎樣閱報.....戴介民(四)

研究國學的途徑……………胡懷琛(四)

幾種錯誤的讀書法……………張雲縉(六)

怎樣選讀文學作品……………胡懷琛(七)

中學生怎樣自修國文……………宋志斌(九)

怎樣學習英語……………王以友(九)

國防知識

現代戰術論……………李 濱(三)

防毒概論……………陳小翼(三·四)

東北鳥瞰圖……………甯 生(六)

中國的國防資源……………戴介民(六)

國防第一線……………望 雲(七)

頻發的中日事件……………甯 生(八)

綏遠省形勢論……………蔣君章(七·八·九)

華北經濟的重要性……………戴介民(十)

到東北去……………望 雲(十)

國際問題

未來的戰爭……………堅伯譯(一)

國際問題講話……………李 濱(一·二·三)

歐洲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維 恆(四)

日俄關係的現階段……………若一譯(四)

東方的弱小民族運動……………維 恆(五)

世界經濟恐慌的現階段……………堅 伯(五)

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堅 伯(六)

國際亞林匹克的本質……………王明譯(七)

世界空軍之現勢……………森千譯(十)

列強軍備的鳥瞰……………戴介民(十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臧哲先(十一)

歐洲國際衝突的分析……………李象林(十一)

蘇聯對歐外交的解剖……………張式南(十一)

西班牙內戰的國際關係……………君 羊(十二)

青年訓練

青年衛生

青年與衛生……………范守淵(一)

日常生活的衛生要義……………范守淵(一·三)

青年訓練

日本的青年訓練……………維 恆(六)

德國的青年訓練……………維 恆(七)

蘇聯的備戰和青年訓練……………維 恆(八)

自然科學講話

怎樣學習數學……………許守強(一)

算術代數上易于錯誤的諸問題……………許守強(三)

在化學實驗室……………謝家玉(三)

冥王星發現記……………王 健(五)

寫作指導

作文漫談……………馬仲殊(一)

談寫文章的敏捷和遲緩……………洪為法(一)

寫作指導

獻給學習數理的青年們……丁思純(七)

中國文化講話

南國的夢……趙新天(五)

我們的世界……之華(七)

詩五首……董 齡(五)

數學所給予人們的啓發……許守強(八)

北條海濱什記……森 千(六)

熱的傳播……趙新天(十二)

明娜……松岩譯(七)

探險的故事……賀玉波(十二)

初戀……吳紫金(八)

藝術講話

詩二首……董 齡(九)

名人傳記

繪畫概談……施麟鵬(二)

逃難……樂 建(十)

中西繪畫的理論及方法……施麟鵬(四)

女權……趙 仁(十)

民族問題

日光遊記……雲 間(十)

民族問題

什麼是民族……堅 伯(七)

賽金花……莊子華(十一)

民族問題概論……堅 伯(八)

法比參觀記……顧杏卿(十二)

民族問題的前途……堅 伯(九)

一個弱女子……曼 青(十一、十二)

……岳飛

偶然的配偶……式南譯(十二)

職業生活

文藝講話

文 藝

小說作法……尹 明(二)

我是一個獻身于戲劇事業的人……余上沅(五)

文藝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幼 俠(八)

一個正常的編譯……高 植(五)

談談報告文學……幼 俠(九)

職業與偏嗜……趙景深(五)

戲曲作法……幼 俠(十)

我的職業生活……范冰心(五)

怎樣寫詩……幼 俠(十二)

一個新聞記者的話……卜少夫(五)

……詩三首

一個醫師的自白……范守淵(五)

……詩三首

在文化圈內……胡叔異(五)

一個軍隊裏的青年司警…………… 臧綉秋(九) 南昌印象記…………… 陳棣華(九) 我的學校…………… 鳩生(八)

我怎樣考取女國貨訪問員的…………… 齊松子(十二) 集美印象記…………… 趙新天(十一) 赴校前夜…………… 鮑怡瘦(八)

作家論

青年園地

蘇曼殊論…………… 廬城譯(一) 給青年們的公開信…………… 金茂清(三) 秋之什感…………… 王林芳(八)

高爾基的苦鬥生涯…………… 尹明(四) 思鄉…………… 金茂清(三) 在孩子們們的隊伍中…………… 龔棟(八)

各地通信

西施與西哈諾…………… 卜少夫(二) 星期六的晚上…………… 王復周(三) 談談我修習國文的經過…………… 楊玉廷(八)

日本的文化界…………… 森千(二) 我也來談談標點奇觀…………… 非我(三) 我的石灰墜生活回憶…………… 萬迪(八)

中國留日學生之現狀…………… 雲間(八) 我的生活記錄…………… 趙德芳(四) 對於「讀書青年」的希望…………… 薛傳道(九)

生活紀錄

集訓生活一瞥…………… 沙……………(二) 夏夜的荷塘…………… 周後才(四) 歸去…………… 趙德芳(九)

生活的一頁…………… 雁影(十一) 讀了「給青年們的公開信」以後的感想石枕(五) 獻給從事文藝的青年…………… 岑包魚(九)

地方印象記

廈門印象記…………… 顧志堅(四) 我的暑期生活…………… 戴偉(五) 憶…………… 劍秋(九)

午浦印象記…………… 茹源(六) 梁娃麗姐河畔的學宮…………… 鳳子(六) 悼…………… 史光夏(十)

憶遊廣州…………… 趙新天(七) 漫談詩經…………… 黃慶華(七) 死…………… 順保(十)

溫州…………… 周後才(七) 寫給南國青年朋友們的一封信…………… 郝曉波(七) 一個書店中的練習生…………… 冰忱(十一)

滿洲印象記…………… 周中譯(七·八·九) 鄉思…………… 定如(七) 上海大公報參觀記…………… 李然(十一)

給秀的一封信…………… 王時銜(六) 談理想…………… 海濱(十)

我的暑期服務…………… 李時輝(六) 一個藝徒的生活…………… 致夫(十)

一個軍隊裏的青年司警…………… 臧綉秋(九) 南昌印象記…………… 陳棣華(九) 我的學校…………… 鳩生(八)

我怎樣考取女國貨訪問員的…………… 齊松子(十二) 集美印象記…………… 趙新天(十一) 赴校前夜…………… 鮑怡瘦(八)

蘇曼殊論…………… 廬城譯(一) 給青年們的公開信…………… 金茂清(三) 秋之什感…………… 王林芳(八)

高爾基的苦鬥生涯…………… 尹明(四) 思鄉…………… 金茂清(三) 在孩子們們的隊伍中…………… 龔棟(八)

西施與西哈諾…………… 卜少夫(二) 星期六的晚上…………… 王復周(三) 談談我修習國文的經過…………… 楊玉廷(八)

日本的文化界…………… 森千(二) 我也來談談標點奇觀…………… 非我(三) 我的石灰墜生活回憶…………… 萬迪(八)

我之修學經驗……………周晉琛(十一)
 緊急集合的一幕……………悟禪(十一)
 秋雨的清晨……………周恨棘(十一)
 給綏遠將士的一封信……………持潔(十二)
 熱血涵湧在北國……………非我(十二)
 樓霞鄉村師範的素描……………禮中(十二)
 人生的旅程……………趙德芳(十二)

編輯後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畫報

中國的新建設(四幅)……………(三)
 活潑的健兒(六幅)……………(三)
 世界運動會(五幅)……………(四)
 青年活動(五幅)……………(四)
 孔誕紀念(七幅)……………(五)
 世界運動會什景(十四幅)……………(五)
 國內時事(五幅)……………(六)
 國立戲劇學校公演照片(六幅)……………(六)
 蕭厓泉國畫展覽(三幅)……………(六)
 中國的文化建設(五幅)……………(七)
 非常時期的日本(五幅)……………(七)
 蔣委員長五十壽辰(五幅)……………(八)
 中華美術協會首屆美展出品(二幅)……………(八)
 全國童子軍大檢閱大露營(十幅)……………(八)
 上海市全市運動會(五幅)……………(九)

現代術話

軍事術語小辭典……………介民(一·二·三)
 新知識……………甯生(七·九)
 當代術語小辭典……………書梅(五)

當代名人小辭典

書梅……………(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

半月時事解說

張迪虛……………(十·十一·十二)

學校風光

國立戲劇學校訪問記……………卜少夫(六)
 復旦大學……………陳星瑩(十)

封面畫

活潑的健兒(六幅)……………(三)
 世界運動會(五幅)……………(四)
 青年活動(五幅)……………(四)
 孔誕紀念(七幅)……………(五)
 世界運動會什景(十四幅)……………(五)
 國內時事(五幅)……………(六)
 國立戲劇學校公演照片(六幅)……………(六)
 蕭厓泉國畫展覽(三幅)……………(六)
 中國的文化建設(五幅)……………(七)
 非常時期的日本(五幅)……………(七)
 蔣委員長五十壽辰(五幅)……………(八)
 中華美術協會首屆美展出品(二幅)……………(八)
 全國童子軍大檢閱大露營(十幅)……………(八)
 上海市全市運動會(五幅)……………(九)
 上海市各界購機祝壽命名典禮(四幅)……………(九)
 上海文化新聞(六幅)……………(十)
 中國畫會第六屆畫展出品(二幅)……………(十)
 國防第一線的綏遠(六幅)……………(十一)
 火藥庫下的世界(七幅)……………(十一)
 麻姑(一幅)……………(十一)
 綏遠勳匪禦侮圖(六幅)……………(十二)
 文化動態(四幅)……………(十二)
 封面……………施獅鷲作(一·二)
 封面……………糜文煥作(三·四)
 亞林匹克古裝舞……………(五)
 德國軍人的體育訓練……………(六)
 美國加里福尼亞少女慶祝豐年……………(七)
 全國童子軍第一次大檢閱大露營……………(八)
 上海市第四屆全市運動會開幕全體選手繞場一週……………(九)
 總理故鄉……………(十)
 綏遠的勳匪軍……………(十一)
 上海私立培成女校鑄製「國家干城」旗幟一面贈送傅作義將軍……………(十二)

文 化 動 態

我國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首席代表
胡適抵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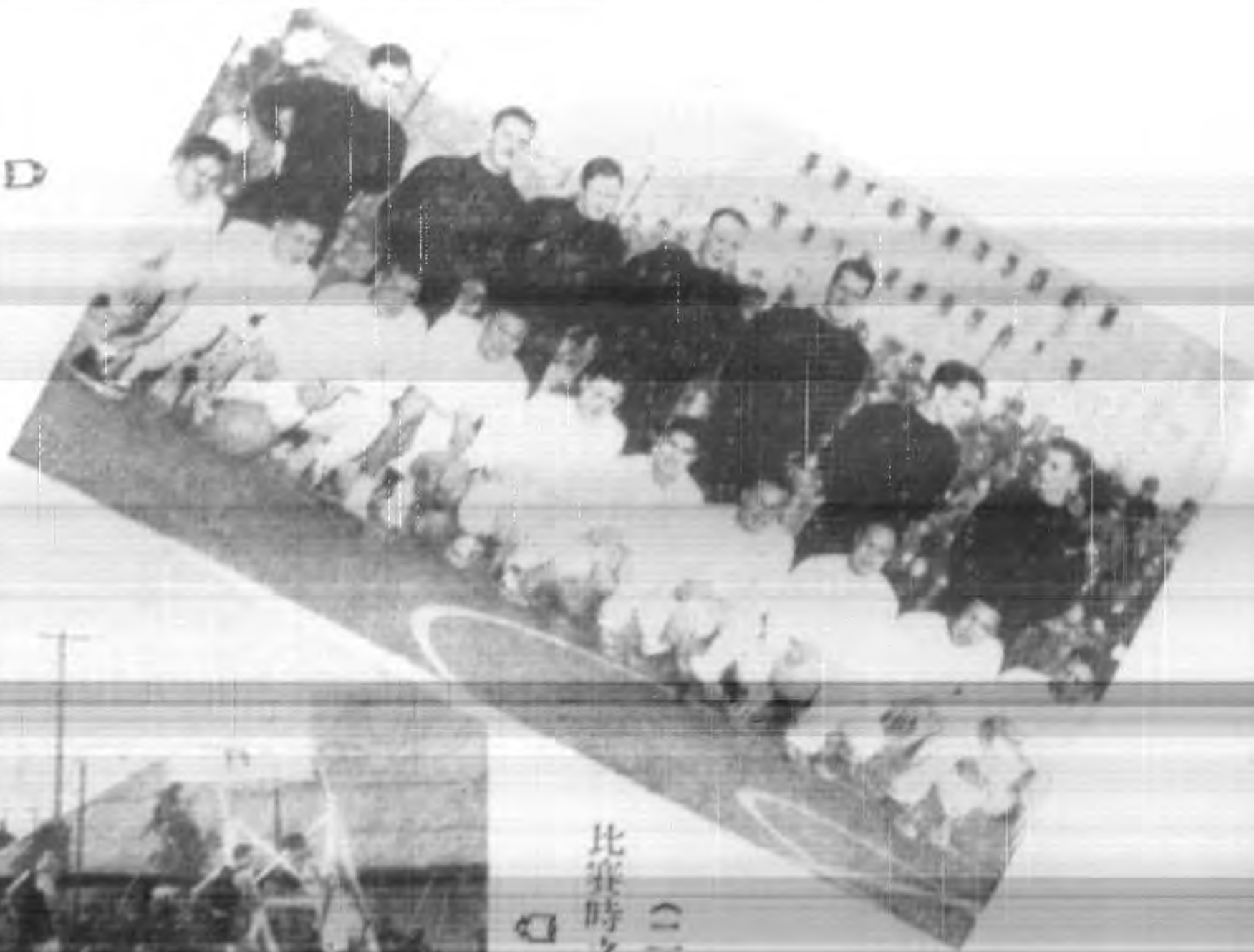
(×胡適氏△蔣百里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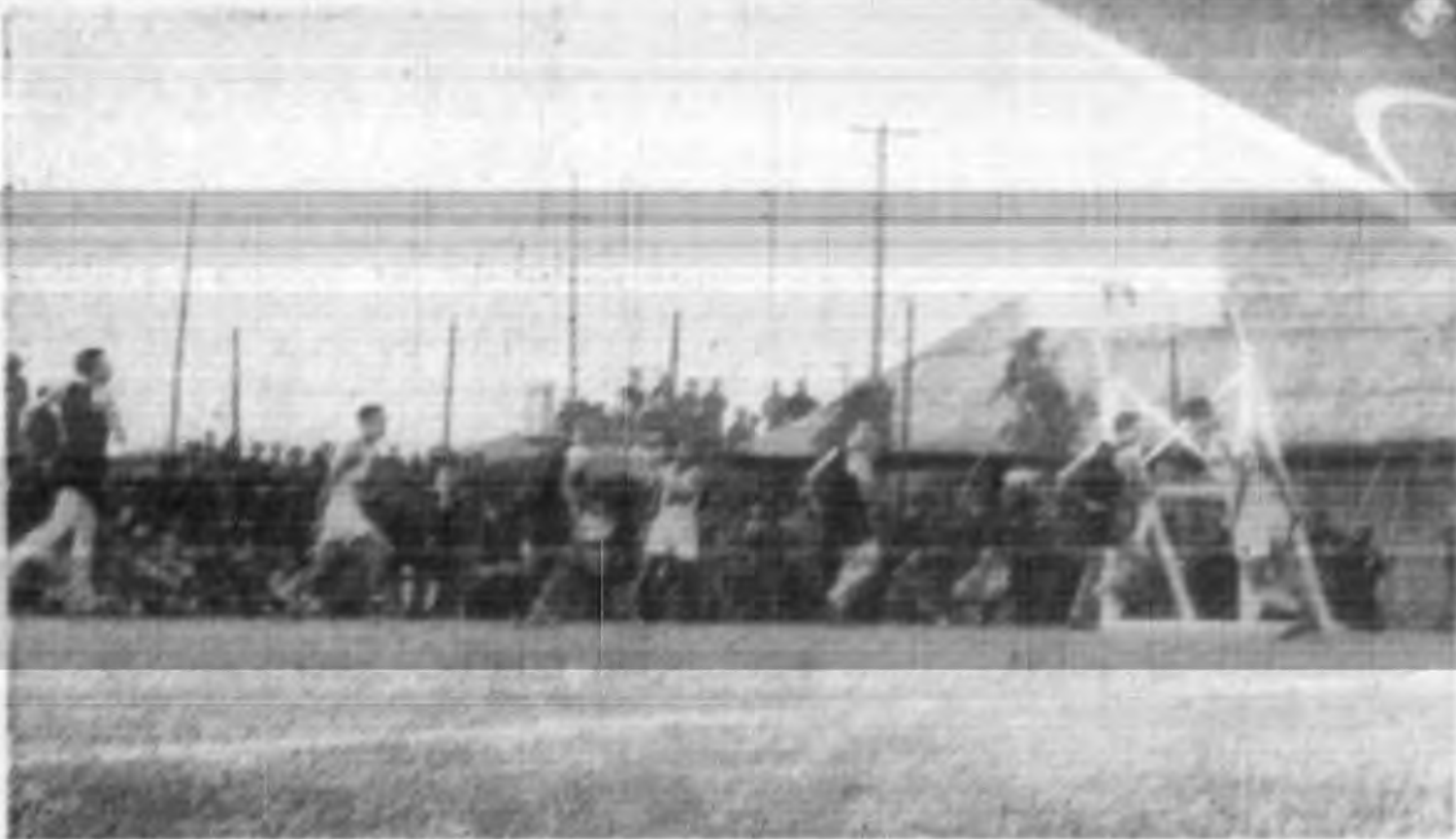
進德順記二籃球
隊舉行撥綏小球
賽表演時合影

上海籃球盟主信通海
賊隊在南京與國體校
友隊比賽前合影

(一)



比賽時之情形



(二)

最近中國學術思想的大彙
年來討論文化問題的全集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

執筆作家

陳立夫 高仲雲 陳高備 許性初 張金鑑 葉素青 李建芳 張素民 潘光旦 陳公博 閻振熙 漆琪生 孫伏園 潘新藻 熊十力 吳景超 張季同 吳佛泉 陳序經 陶希聖 胡適松 王新命 何炳松 阮毅成 李劍華 阮毅成 李俚人 許崇清 嚴既澄 張熙若 王徵等

內容一般

- 一、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
- 二、何謂文化
- 三、何謂中國本位
- 四、中國本位與不守舊
- 五、中國本位與不盲從
- 六、中國本位與中體西用
- 七、怎樣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
- 八、總答覆及其批評
- 九、西化世界化與中國本位

全書三十餘萬言，共四百三十餘西頁，二十三開本一鉅冊，實售法幣一元，為酬答諸君雅意，凡本刊讀者，直接匯款向本社購買，概售**特價五角**，郵費在內，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上海辣斐德路五百號
文化建設月刊社發行

